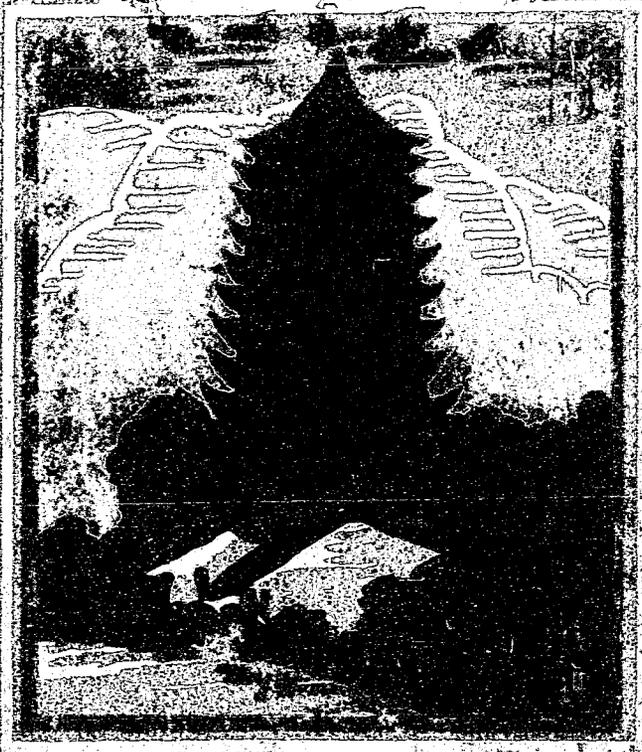


西 湖 叢 話

蘇 州 民 眾 教 育 館



M/S
I242.1
117



西 湖 叢 話

凌 善 清 編

上 海

大 東 書 局 印 行

1 9 2 9



3 2169 7502 3

西湖叢話目次

戴文進西湖圖	一
杭人之革命思想	三
東明寺異人	八
騙取高麗寺佛身金珠	一〇
錢武肅王是蜥蜴精	一八
綵繩繞宅	一九
使宅魚	二〇
于墳祈夢	二〇

鐘狂客	二二三
記蘇小小	二二四
詩識	二一九
龔芝麓與顧橫波西湖玩月詞	二二〇
參寥辨才均有兩	二二二
王荊公鄭清之詠塔詩	二二二
伽藍神戲懲勢利僧	二二三
琴操改詞	二三五
臨湖亭豔遇	二二七
東坡祖塔院詩	二二八

馬中玉送別東坡詞	三九
東坡所到處皆有西湖	三九
岳墓鐵像	四〇
靈隱寺瘋僧	四一
青蛙將軍	四二
范文正西湖詩	四四
張光弼願埋骨西湖	四四
韜光異僧	四五
旅壁絕句	四六
文及翁西湖詞	四七

居然亭詩	四八
宋高宗扇墜	四九
金杵曰嚴防禦家	五〇
冷泉亭之賊郡守	五一
六和塔題壁	五三
片石居	五三
雙投橋	五五
高麗王世子爲西湖輿夫後身	五六
鼠子聽經	五八
虎林山異虎	五九

凌漢章在三茅觀遇仙	六〇
羅隱題破	六二
錢王題門	六三
兩葉水心	六四
李待詔	六五
法相寺佛牙	六六
湖面燈光	六六
湖上詩僧	六八
宋高宗改太學生詞	六九
雲棲斷碑	七〇

錢塘名妓張濃	七一
昭慶寺災	七二
竹筴變魚	七三
東坡代債戶償債	七五
東坡續辨才詩	七五
毛澤民	七六
米獸	七七
舟子善琴	七八
應夢記	七九
翠微亭	八〇

周大纘	八一
朱新仲詞	八六
李長蘅鄒孟陽	八七
范景文西湖詩	八八
玉澗和尚畫	八八
吳越王之玉册鐵券	八九
榮進有數	九五
府尹雞鳴犬吠	九六
集慶寺古松	九七
淨慈僧善詞	九八

三賢堂	九八
濟顛僧化緣疏	九九
西湖旱涸	一〇〇
張煌言	一〇一
田世容廬墓	一〇四
舊桃葬天竺山下	一〇五
東坡在杭被劾	一〇六
王妙堅	一〇七
集慶寺圖書	一〇八
樓頭驚豔	一一一

蜀僧善詩	一三
一詩定交	一四
劉誠意並無在西湖望雲氣事	一四
西湖好否	一五
大端戲弄葛天民	一六
牛皁墓	一七
鍾情醜婢	一八
不繫園	一九
西湖船製	一九
白雲庵籤	二一

鎮海樓	……	一三三
長耳和尚	……	一二五
喻彌陀	……	一二五
天竺異僧	……	一二八
呂頤浩勸都臨安	……	一二八
西湖兩處士	……	一二九
宋時市樓之繁盛	……	一三〇
永明壽禪師	……	一三一
錢塘門巨蟹	……	一三五
淨慈寺羅漢堂	……	一三七

淨慈寺羅漢避劫	一三九
舊旗營	一三九
湖上高士	一四二
攀花五郎	一四三
西泠十子	一四五
南屏山捕蛇	一四六
馮小青傳	一五〇
奉旨湧金門賣字	一五七
當代名宿王均卿西湖竹枝詞	一五九

西湖叢話

戴文進西湖圖

西湖賦西湖圖。難得佳者。蓋摹景則滯。離景則虛。惟明戴文進所作西湖圖。最超脫。劉士亨題其圖云。錢塘西湖天下奇。浮光萬頃澄玻瓈。仙宮佛刹湧金翠。簫鼓之聲聞四時。六龍扶日消春霧。畫船撐過荊家埠。吳姬雙唱遏雲歌。鶯散鴛鴦與鷗鷺。水亭入夏薰風來。鏡裏荷花高下開。蔗漿酪粉出冰碗。對花一飲三百杯。梧



桐葉脫屬秋至。兜子尋僧靈隱寺。深洞老猿呼不應。和
得賓王舊詩句。元冥翦水落九天。孤山突若銀螺然。玉
聽馱醉探春去。紅椒已破疏籬邊。戴進胸中有邱壑。揮
灑新圖使人愕。羊腸路口樹陰濃。鳴鶯灘頭沙漠漠。和
靖東坡不可逢。白雲常護青芙蓉。寄謝山靈莫相拒。早
晚來聽煙際鐘。張靖之詩云。宿雨住還滴。朝雲爛不收。
。陰明猶未穩。船在斷橋頭。又云。春水鴨頭綠。晚山
螺髻青。王孫舊遊處。雲重樹冥冥。亦題戴文進西湖景
詩也。

按戴進字文進。錢塘人。善畫。日徜徉於六橋三竺間

。心領神會。其畫益工。因自號玉泉山人。名馳海內。稱浙畫第一流。尤善寫真。嘗至金陵。行李爲一撓夫肩去。不復至。初未究其姓名。乃借紙筆圖其形。集衆撓夫認之。衆曰。是某也。跡之果得。時宣宗喜繪事。進寫秋江獨釣圖以進。一紅衣垂竿水次。獨得古法。有待詔謝廷循者。亦以繪事見幸於宣宗。忌進藝出己上。乃譖之曰。紅爲品官服色。以釣魚。失大體。宣宗領之。遂放歸西湖。以窮死。清道咸間名臣兼名畫家戴熙。卽其裔也。

杭人之革命思想

朱天君廟。杭城內外遍地皆是。香火最盛。近三數年來。滬上及嘉湖各地。崇奉者亦衆。然村媪愚夫。稽首膜拜。皆以神佛目之。而不知實有一段最沉痛之革命史在焉。

朱天君者。清初杭之遺民紀念莊烈帝之代名詞也。烈皇帝殉國。噩耗至杭。已在四月七日。闔城震動。百姓麻衣冠。苦塊。北向跪哭。及有清定鼎。禁苛令繁。厲禁民間私祀。有偶語及先朝者。駢誅棄市。而百姓仍思念故君不已。乃於各廟塑像。謂之朱天君。歲時祭獻。蓋吳越媚神。藉此自飾。而胡人又新入關。不審南方風

俗。遂逃禁網。朱者。有明之姓也。天君者。帝也。其像披髮跣足。面目愁慘者。狀帝遺詔語自去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也。左持棍。是太祖創業之寶。右持環。乃煤山殉國之器也。民間四月七日茹素祭拜。以迄五月。凡四十九日。合七七之喪也。家具黃燭清香。不敢用白。懼胡知也。烈皇殉國。實在三月十九。民間以是日爲太陽誕。太陽君像也。以死爲生。望后重蘇也。用心之深如此。而隱翳於清朝積威下。以至二百餘年之久。今清社屋矣。廟社未艾。豈非烈皇之靈。在天實佑延之。

又里巷相傳。有所謂太陽經者。亦明遺民之革命度辭也。其經曰。太陽明明朱光佛。四大神洲照乾坤。太陽一出滿天紅。曉夜行來似轉輪。行得快來催人老。行得慢來不留停。家家門前多行過。那有人家感我恩。撇了兒孫歸山去。地下沉淪苦命身。天上無我長黑暗。地上無我少收成。世間無我來行動。晝夜不分苦萬分。太陽三月十九生。家家唸佛點紅燈。有人敬我太陽君。一家老小免災星。無人敬我太陽君。眼前就是地獄門。南無佛說太陽經。傳與善男信女人。每日清早唸七遍。勝如金剛十卷經。一來報答天和地。二來報答父母恩。在堂

父母增福壽。過去祖先早超身。我今敬禮朱光佛。願我衆生離苦海。釋之者云。太陽者。君象也。明明者。有明也。朱乃有明之姓。第二句謂其君臨天下也。七八九十句。謂朱明驅元復漢。光我湖山。到季世復爲胡虜所逼。而人民漠然視之。以致莊烈帝縊死煤山。身辱國亡。胡虜得長驅入中原也。十一至十八句。謂異種君臨中國。暴虐專制。黑暗達於極點。三月十九。是思宗殉國之日。家家應當以死爲生。蒙蔽胡人。紀念故君。如人能奉行斯旨。則故國不難光復。可以免除種種災難。如人心已死。慢不注意。則眼前之地獄。永無超生之日。

也。十九句之後。是囑人虔持此心。臥薪嘗膽。不忘革命。乃是本旨。按此經詞句通俗。用意至深至苦。在清初幾與孫總理之遺囑相似。而中國教育不普及。民智幼稚。江浙一帶。婦孺雖能諷誦。而均不明此經之用意。亦可悲也。相傳此經出顧亭林手筆。或云是澹歸和尚金堡所作。未知孰是。

東明寺異人

錢塘大遮山東明寺。相傳建文曾避跡於此。順治丙戌某月某日。有二十二二人。皆偉幹傑貌。兔胄而入。命守

僧以米三斗作飯。豆一斗作乳。倉卒具食。僧異之。問飽未。曰未也。亦不敢飽。飯後徧視佛像。不拜。見建文像則拜而下泣。一人在前。餘隨後不敢並。已而求浴。裏衣朱殷。膚如刻漆。人臂二弓。腰二銃。試烏雀不一失。鎧仗重鐵。度所負荷。皆百餘斤。其一人泣拜者。挽鞭重數十斤。合二僧之力僅能舉。而彼運之如棕拂竹如意。問邑里姓氏不答。聞其聲知爲北人也。問今何往。則淚隱隱承睫。曰吾糗盡。游觀天下。無可起事者。吾安之乎。曰三吳足賦可就也。曰取三吳未能集事。僧曰。以諸公之敢力赴義。何患無成。默不應。諷之苦

空亦不應。僧曰。卽出值官兵奈何。曰吾仗劍行數千里。先後所值。何啻百千。彼烏能難我。僧曰。自此天目民寨百餘所。稱義師。能往觀乎。曰曾按視一二所。皆盜耳。不足目也。因問道。僧述天目山徑湖州之程。曰吾之湖州。僧曰湖州多守兵。曰固欲遇守兵。遂胄而去。每一人胄。兩人力收之。目欲送火。尋聞其遇守兵。殺五百餘人。而二十二人無恙。愾然歎曰。我多殺亦無益。且吾所以來。豈爲此輩哉。皆投碧浪湖死。

騙取高麗寺佛身金珠

杭州惠因寺，在西湖之赤山埠，卽北宋高麗寺也。明萬曆時織造太監孫隆重修之。極其壯麗。明社屋後。日就荒落矣。雍正間有游客來寺中。裘馬甚都。僕從數輩亦煊赫。寺僧導之游。凡殿閣園亭皆徧焉。每歷一處。其人輒瞠目點首。若有所默會者。僧款而問之。答曰吾姓袁。江南六合人。向爲滇南司馬。今養親家居。前月夢韋馱尊神導游西湖。至一寺頗頽敝。神囑曰。汝若修此。必受無量福。異日功名富貴在此。勿自墮也。吾因束裝來此。寓昭慶寺前已半月。徧尋以驗有無。今此境宛然夢中所遊。故深異之耳。僧喜甚。求其修葺。袁以

空身而來。費用未備。辭俟異日。一僕進前細語曰。主欲修此。何妨於海寧張老爺處暫挪千金。先行開工。然後遣奴輩往家運來。主席免往返跋涉。何如。蓋海寧張令亦六合人也。袁搖首曰。吾豈不計及此耶。渠量小。吾不欲與之通緩急故耳。僕及寺僧俱再三慫恿之。始肯。僧延其下榻。以便估計料理。從之。遂令兩僕往昭慶發行李。至則箱篋沈重。鋪陳器具亦皆華麗。袁先出兩枚元寶付僧。令其修裝臥所。并爲膳資。僧私問僕以家世。僕曰。老主人向爲揚州鹽商。身故歇業。家資因主人捐官出仕。糜費甚多。故懼而告歸。今尙存典鋪二

十七處。田地蘆洲。未悉其數也。僧驚。愈趨奉之。袁遂一面寫書。遣人赴海寧借銀。一面集匠估計。約需六千餘金。袁曰。吾以爲須萬金外耳。若此亦易易事。數日後。往海寧者回。言張老爺適辦海塘工程。正在急迫之際。本難如教。以主命不可違。故先付五百金帶來應用。若再需銀。容當續發。袁蹙額曰。吾料其手段小。今果然矣。遂以金付寺僧曰。吾不能久待。可速多方購料。併力興工。吾卽遣人回家取銀矣。僧遂廣延工匠。先修大殿。袁每日必至工所指揮。殿工將次告成。一日謂僧曰。殿上諸佛諸天。雖俱金相。然歷年已久。昏暗

甚矣。吾欲重爲裝金，俾內外俱新。何如。僧又大喜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袁擬於城中僱裝塑匠，旁一僕曰。小人有兄素工於此。今現在湖州生理。可往喚而辦之。袁許諾。不數日裝塑匠偕五六人來。通估諸佛菩薩及二十諸天滿身裝金。需銀二千餘。袁許以一千八百金包辦。不可。貼以所磨舊金。始允之。袁謂僧曰。吾用八千金。可以了此事也。匠人磨去舊金畢。先裝如來大像。袁正與僧同在督視間。忽一家人踉蹌而來曰。太夫人忽患中風。主可速回。袁慌甚。亟命治裝。因問來人曰。我着某人回家取銀。何故不一同來。答曰。家中得

信後。於門前永昌典內先發紋銀五千兩。仍着渠於某日附鏢船送護來杭。其餘往南京元昌典中支取。隨後趕辦而至。渠先行。太夫人患病在後。小人報信心急。由旱路晝夜疾奔。故遲速各異。然計其路程。此時亦可至常州無錫矣。袁顧謂僧曰。吾本欲畢工始去。不意老母患病。理當急還。今留能幹家人二名在此照料。母病愈後。再當來此。以了未完。日內送到銀子。除還海寧外。汝可收入應用。趕辦工程。其他欠缺。非我自帶來。即着人送至也。又手書一封。付其家人曰。銀子到時。先以五百金并書往海寧送還張老爺。免渠懸念。其餘悉付

寺中。言訖。一肩行李。同數僕忽忽而去。箱篋諸物。悉留寓中。其家人每日在寓等候。不見銀到。正在徬徨之際。而裝金匠人向其索取工值。因怒而詈之。匠人謂寺僧曰。既無工值。吾輩且去。俟銀子到時。再來裝金未晚也。各肩衣裝。一闕而散。次日二僕出游。至暮不返。僧疑其流連於花柳場也。又數日。蹤跡杳渺。徧覓無蹤。遂啟其所居視之。則諸物蕩然。惟空箱在耳。僧始疑之。然以其先付數百金。尙不慮其爲騙。恐或其僕合謀挾資而逃。亦未可知。因至六合訪之。則袁姓爲滇南司馬者果有其人。但現在任所。父母久亡。且家甚貧。

寒。並無在家養親富豪一邑之事。僧終不能料其何故也。計修大殿費已千金。除已付五百外。其磚灰木石及諸工值尙缺數百金。衆人咸向寺僧索之。幾至成訟。僧破產以償，始得寧息。後以大佛裝金未竟。僱本城匠人完之。匠人徧視。謂僧曰。諸佛菩薩天王。舊時悉是泥金塗體。額嵌寶珠。今盡爲驅賊磨龔挖取去矣。僧始悟。攷孫隆修此寺。爲鄭貴妃祈福。故三世如來文殊普賢阿難伽葉十大弟子十八羅漢二十諸天彌勒韋馱之屬。共五十餘尊。皆長丈餘。衣服甲冑。悉塗泥金。而珠嵌其額。日久塵垢蒙積。故人無知之者。其人獨識之。先以重

金作餌。宛轉從容。取其金珠而去。計其所得不下二萬餘金。凡僕人塑匠皆其一黨。海寧借銀之說。則詭辭也。其用計亦深而術亦神矣哉。寺僧見諸像深凹處餘金尙有未盡。復僱匠磨取之。尙值數百金。十大弟子額間尙留一珠。有書黏其背曰。留此珠及諸像身上餘金。用以裝修諸像。并完殿工。庶免吾之罪過云云。寺僧取其珠。大如龍眼。洗淨則光芒四射。售之又得數百金。以之綵裝神佛。及畢殿工。綽然有餘。

錢武肅王是蜥蜴精

錢武肅王居西湖別院。一夕。有監更老嫗在院中。見大蜥蜴沿銀缸噲油。既竭。蜥蜴倏然不見。嫗異之。不敢語人。明日。王曰。吾昨夜夢至某院飲麻膏而飽。覺後口輔間猶有油氣。一異事也。監更嫗乃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綵繩繞宅

錢忠懿王俶將附宋。決於天竺大士。夢大士以綵繩圍繞其宅。歸宋之意始定。後子孫金紫不絕。

使宅魚

吳越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額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磻溪垂釣圖。武肅索詩。隱應聲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鈎國更誰如。若教生得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役。

于墳祈夢

于墳祈夢多奇應。明季東陽有許都者。潛蓄異志。祈夢廟庭。夢忠肅公延之坐。授以受命永昌玉印一方。復

設席令優人演草橋驚夢劇而寤。後闖賊僭號永昌。都遙受其命。弄兵草竊。被擒授首。在杭之草橋門。驚夢之驗。蓋在此云。

清乾隆間一生爲科舉祈夢於于墳。夢公以始生葫蘆一枚示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是生潦倒。積七科矣。又當就試。復夢公出一人大葫蘆示之。生意絕悶。及入闈。見夾號兩少年。一曰胡。一曰盧。放榜與之俱雋。蓋生初夢時。胡盧始生。待其大等身。方得中式。又一生。亦祈夢于祠。夢油漬其首而落第。嗣每試必夢。夢必失意。一科出闈後於放榜

之夜。恐復見前夢。約與友人飲酒。達旦將曉。一蒼頭假寐。大叫而醒。衆問其故。曰倦方闔眼。見一人挈油瓶注我主人頂上。故夢與之爭。生聞言大慟。俄鑼聲疊至。哄報中式。翌晨視榜有油漬殷然。蓋吏人不戒。填榜時瀆燭油一點於其姓上。向來之夢始驗。

康熙某年鄉試將放榜時。一上舍行至于墳祈夢。遇其鄰人自廟中出。告生曰。我爲子嗣祈夢。夢神囑我往問解元。生曰若何所夢。鄰曰夢得瓜子一撮。生曰君無子矣。瓜旁一子非孤字耶。其人大恚曰。我問解元。何用爾語。生祈夢竟無夢。放榜日。其鄰預立榜下。待問夢

兆。及開榜第一名。卽生也。無夢而有夢。一夢也兩兆之矣。

又傳明季毛文龍落魄時。向于墳祈夢。夢忠肅公授以一帖曰。欲效淮陰。老了一半。好箇田橫。無人爲伴。後建功海上。威鎮殊方。年五十四歲。爲袁崇煥害於皮島。適與韓信之年相倍。事類田橫。昭然不爽。

鍾狂客

廣東鍾狂客。名禧。甚有詩名。成化壬寅。嘗過江南。友人招游西湖。寄之詩。鍾和云。湖光山色最宜秋。

君不來招也去游。已辦蜀川千丈錦。爲誰今日盡纏頭。
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煙。湖邊爲問山多少。
每箇山頭住一年。信乎狂客也。

記蘇小小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詠者多矣。春渚紀聞云。司馬才
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江
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
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
曰。後自相見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

舉中等。遂爲錢塘幕官。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綵雲無覓處。夜深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巖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卽前聲諾。而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及門。家人已慟哭。云才仲已捐館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塘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詠之。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塘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塘江

之西。故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

武林紀事。蘇小娟。錢塘名倡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授官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贍院判。一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其言。至錢塘。託宗人倅錢塘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已死矣。小娟亦爲盼奴所歡以於潛官絹誣攀。繫府獄。倅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

官絹百疋。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詞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以思致疾而卒。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一罽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鑽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且曰。不和。卽償官絹。小娟不得已。索紙筆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

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絹。且爲脫籍。歸院判僧老。

七修類稿云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塘名倡。一南齊人。郭茂倩所編樂府解題。已註明矣。故古辭有蘇小小歌。及白樂天劉夢得詩稱之。春渚紀聞所載及司馬才仲事。並是南齊之蘇小小也。一是宋人。乃見於武林紀事。曰太學。曰錢塘。詩曰還似大蘇無。則可知矣。又元遺山所作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

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詞既說鶯鶯燕燕之後。蓋是趙司戶之小小也。今人止知是蘇小小。不知是何時人。輟耕錄既備載數事。辨以爲南齊人矣。又不知有宋蘇小小也。一本小小又作小娟。蓋鈔者之誤。殊不觀所寄之詩。况又有虞美人詞可證乎。

詩 讖

馬宋英。溫州人。至西湖淨慈寺寫古松於壁。題云。磨出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萬年樹。月明烏鵲誤飛來。

踏枝不着空飛去。丁大全賞其詩畫。急命索之。人忌其能。闕不令出。卒不遇。遂成詩讖云。

龔芝麓與顧橫波西湖玩月詞

清龔芝麓尙書。與橫波夫人。月夜泛舟西湖。作醜奴兒令四闋。自序云。五月十四夜。湖風酣暢。月明如洗。繁星盡斂。天水一碧。偕內人繫艇子於寓樓下。剝菱羹。芡。小飲達曙。人聲旣絕。樓臺燈火。周視悄然。惟四山蒼翠。時時滴入杯底。千百年西湖。今夕始獨爲吾有。徘徊顧戀。不謂人世也。酒語情恬。因口占四調。

以紀其事。子瞻云何地無月。但少閒人如吾兩人。予則謂何地無閒人。無事尋事。如吾兩人者。未易多得爾。詞云。一湖風漾當樓月。涼滿人閒。我與青山。冷澹相看。不等閒。藕花社榜疏狂約。綠酒朱顏。放進嬋娟。今夜紗窗可忍關。又云。木蘭掀蕩波光碎。人似乘潮。何處吹簫。輕逐流螢度畫橋。白鷗睡熟金鈴悄。好是蕭條。多謝雙高。折簡明宵不用招。又云。情癡每語銀蟾約。見了銷魂。爾許溫存。領受嫦娥一笑恩。戲拈梅子橫波打。越樣心疼。和月須吞。省得濃香不閉門。又云。清輝依約雲鬢綠。水作菱花。蘇小天斜。不見留人駐晚

車。湖山符牒誰能管。讓與天涯。如此豪華。除卻芳楫一味賒。

參寥辨才均有兩

宋有杭州僧參寥。唐亦有道士參寥。見孟浩然集。唐有藏蘭亭僧辨才。宋亦有高僧辨才。隱於天竺。見淮海集。

王荊公鄭清之詠塔詩

王介甫詠北高峯塔詩。飛來峯上千尋塔。聞說雞鳴見

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後鄭清之詠六和塔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二詩皆自喻。荆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則作於已大用後。然卒皆如意。不徒作也。

伽藍神戲懲勢利僧

明末。淨寺一僧嘗晝寢。夢伽藍語之曰。有張某新貴人至矣。急迎之。僧驚寤。旋往山門物色。見一書生倚松太息。僧詢之曰。君得無張姓某名乎。書生曰然。僧

急邀之曰。新貴人盍過我。書生急謝曰。公勿誤。我乃不錄科秀才也。今八月初六日矣。諸試俱畢。無計觀場。適此排悶。安得爲新貴人也。僧曰。君之爲新貴人。神告之矣。未錄科易事耳。吾爲爾續取。書生曰。續取須金。僧曰。吾爲若輸金。書生曰。吾觀場無費。不如休也。僧曰。吾爲若措費。第得科名後。無相忘足矣。書生曰。斯何敢。僧續名爲投卷南參。授餐餼寓。場事畢。又爲卜筮於伽藍。得大吉。益喜躍。榜將發。拉書生曰。君候放榜。當必在我舍。書生曰。公無慮。我舍公將安歸。於是轟飲徹夜。將旦。僧先入城觀揭榜。果

見姓名高列矣。馳歸拉生赴宴。至院前再視榜上名雖是。而籍則非。相顧錯愕。生甚慚。而僧甚悔。各不復顧。分道歎息而去。

琴操改詞

宋時西湖有一倅。閒唱少游滿庭芳。偶然誤舉一韻云。畫角聲斷斜陽。妓琴操在側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譙門。非斜陽也。倅因戲之曰。爾可改韻否。琴即改作陽字韻云。山抹微雲。天連衰草。畫角聲斷斜陽。暫停征轡。聊共飲離觴。多少蓬萊舊侶。頻回首

。煙靄茫茫。孤邨裏。寒鴉萬點。流水透低牆。魂傷。
當此際。輕分羅帶。暗解香囊。謾贏得秦樓。薄倖名狂。
。此去何時見也。襟袖上。空有餘香。傷心處。長城望
斷。燈火已昏黃。東坡聞而稱賞之。後東坡在西湖戲琴
曰。我作長老。你試參問。琴曰。何謂湖中景。東坡答
曰。秋水共長天一色。落霞與孤鶩齊飛。琴又云。何謂
景中人。東坡云。裙拖六幅瀟湘水。鬢蹊巫山一段雲。
琴又曰。何謂人中景。東坡云。惜他楊學士。慙殺鮑參
軍。琴又云。如此究竟如何。東坡云。門前冷落車馬稀。
。老大嫁作商人婦。琴大悟。卽削髮爲尼。

臨湖亭豔遇

東坡在杭州。一日游西湖。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時二客皆有服。預焉。久之。湖心有二綵舟漸近亭前。靚粧數人。中有一人尤麗。方鼓箏。年且三十餘。風韻嫺雅。綽有態度。二客競目送之。曲未終。翩然而逝。公戲作長短句云。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尙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誰聽。煙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

東坡祖塔院詩

今虎跑寺有東坡題詩石刻曰。紫李黃瓜嶺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閉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道人不惜塔前水。借與匏尊自在嘗。考之寺在宋爲祖塔院。故是詩在集中。其目曰病中遊祖塔院是已。泉爲院中古跡。則公別有咏泉詩。所謂虎移泉眼趁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也。歷歲既久。祖塔之名。漫不復知。而後人遂因泉以名寺。甚非古也。

馬中玉送別東坡詞

蘇東坡先生知杭州。馬中玉成爲浙漕。東坡被召赴闕。中玉席閒作詞曰。來時吳會猶殘暑。去日武林春已暮。欲知遺愛感人深。灑淚多於江上雨。歡情未舉眉先聚。別酒多斟君莫訴。從今寧忍看西湖。擡眼盡成腸斷處。東坡和之。所謂明朝歸路下塘西。不見鶯啼花落處是也。

東坡所到處皆有西湖

蘇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那得休。

岳墓鐵像

岳墳有鐵象四。跪於墓前。万俟卨張浚及槍夫婦也。遺臭流芳。各自千古。昔秦澗泉撫是邦。惡之。沈像於湖。明日像自浮起。水半赤。懼而止。故其謁墓詩云。

人於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媿姓秦。蓋深悔之矣。今岳氏子孫極式微。而秦獨鼎盛。亦一異事。然皆託言少游耳系。惡言檜裔。此又較馮玉英（明馬士英善畫清初有人藏其手跡者惡其不齒於人乃改名爲馮玉英）爲可羞矣。揚善德督杭日。曹陸章等方亂政。百計媚外。羣情激憤。比之四奸。謂爲檜等再世。爭至岳墓鞭撻鐵像。未幾。竟聞放凶之令。士庶快之。今廟貌煥然新矣。四奸之象。乃圍以鐵欄。禁止游人洩溺。而不出旬日。淋漓更甚。乃知好惡自在民心。不能以一手掩也。

靈隱寺瘋僧

秦檜既殺武穆。向靈隱寺祈禱。有一行者狂言譏檜。檜問其居址。僧賦詩有家在東南第一峯之句。檜令隸何立物色之。立至東南山見宮殿岩巖。有僧坐決事。立問案隸。答曰。地藏王決檜殺岳飛事。旋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大痛。呼告曰。汝歸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故後世有瘋僧掃秦劇。

青蛙將軍

周宣靈王。睦人也。以孝子而證神者。廟在湧金門。

有青蛙出其廟中。人尊之曰青蛙將軍。每春月從陸陵附木筏至杭。駕筏者載之不敢驚。蛙陟岸宅廟中。或入民室。民居以盤。飾以綵。祀以香果。導以鼓吹。送返廟庭。則得福。否則殃。亦異矣。而所聞金溪之蛙。更甚異。其蛙入民室。民之奉之者。與杭同。有健兒不之信也。以匕首剖蛙成兩。更投之於沸鑊。盈鑊之中蛙無數。遂出之。復成一蛙。遁跡去。仍見之於廟內。宴如也。有衲子爲之說戒。蛙亦聽而點首。青蛙與常蛙不甚異。而貌加端。色加碧。足非爪也。如靈芝。聲不可得而聞也。不飲。不食。不飢渴。

范文正西湖詩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有惠政。嘗作西湖絕句云。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鋪。吾臺不讓明皇美。可賜疏狂賀老無。公詩不多見。觀此。其山水襟懷。亦不淺也。

張光弼願埋骨西湖

員外郎張光弼。名昱。廬陵人。元末政壞。遂棄官不仕。寄寓杭之二仙坊。以詩酒自適。號一笑居士。有春

日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欄干。只消幾度
。嘗騰醉。看得春光到牡丹。蓋寓時事也。而集中無此詩
。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後如
其言。海昌胡虛白作詩以弔云。二仙坊裏張員外。頭白
相逢只論詩。今日過門君不見。小樓春雨燕歸遲。西子
湖頭碧草春。天留山水葬詩人。老逋泉下應相見。爲說
梅花寫得真。

韜光異僧

唐宋之間至江南。由靈隱寺登韜光。夜月極明。行吟

長廊得句曰。鷲嶺鬱嵒巖。龍宮鎖寂寥。一時未能屬。
 有老僧點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久不寐何耶。之間曰。適
 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請吟上聯。卽曰。何不云
 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間愕然。訝其適麗。僧又
 續之成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
 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尙遐異。
 披對滌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遲明更訪之。
 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駱賓王也。

旅壁絕句

宋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士人林外題一絕於旅邸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薰得遊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

文及翁西湖詞

南宋文及翁登第後。集同年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有此景否。及翁卽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墮淚。簇擁紅妝搖畫舫。問中流擊楫

何人是。千古恨。幾時洗。余生空負澄清志。更有誰礪
 溪未遇。傳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
 便都道波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蘂
 • 天下事。可知矣。

居然亭詩

蓮花洞在南屏之麓。洞口有居然亭。嘉靖癸巳。閩人
 洪珠爲紹興守。坐法逮會城。寓淨慈寺。刑部照磨張文
 仁建此以居之。今廢。石上有詩。字跡剝落。細加搜剔
 • 始辨之云。忽忽南遷又北征。恍然夢裏是生平。飛騰

自谷同雲鳥。流落猶憐有姓名。老去駐心終不改。年來華髮半多更。山青雲白歸何日。慚對西湖月滿城。後書時守杭方四月。奉改調命當北上。息此數日。嘉靖十四年仲春既望閩山丁洪識。

宋高宗扇墜

高宗嘗宴大臣。忽見張循王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墜十年前往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者。乃詢於張。對曰。臣於清河坊舖家買得。召問舖家。云得於提籃人。復遣根問。回奏云。於候潮門外陳宅廚娘處買得。

。又遣問廚娘。云破黃花魚重十斤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舖家及提籃人各補進義校尉。廚娘誥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金杵白嚴防禦家

宋孝宗嘗患痢。衆醫不效。德壽憂之。（高宗禪位後退居德壽宮故用德壽爲代名詞）過宮偶見小藥肆。遣中使詢之曰。汝能治痢否。對曰。專科。遂宣之至。請問得病之由。語以食湖蟹多。故致此疾。遂令診脈。曰。此冷痢也。其法用新米藕節細研。以熱酒調服。如其法

杵細。酒調數服卽愈。德壽大喜。卽以杵藥金杵白賜之。
• 人遂呼爲金杵白嚴防禦家。

冷泉亭之賊郡守

宋高宗禪位後。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高宗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
人。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劾賊廢
爲庶人。貧無以餬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喘。高宗惻然
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人尙在。問之
• 則云未奉聖諭也。明日。孝宗恭請未上帝后幸聚景園

。高宗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高宗默然良久。乃曰。朕老矣。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高宗乃曰。如某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媿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卽以諭宰相。宰相謂賊污狼藉。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高宗始笑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無道。也須放他。遂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高宗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六和塔題壁

萬曆己丑。謝在杭與徐惟和下第。過杭州六和塔。愛其幽靜。各賦一詩。欲題壁閒。而寺僧號呼奈何浪跡吾壁。吾且取水滌之。在杭笑不復題。越三載。在杭官吳興司理。行部至杭。詢之。則寺僧懼罪逸去久矣。在杭大笑。因復題云。雙旌五馬遶江城。驚起山僧合掌迎。三載重來渾是夢。終軍原是棄繻生。

片石居

清順治辛卯。有雲閒客。扶屨於片石居。一士以休咎問。屨書曰。非余所知。士問仙來何處。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唐。曾有詩編號斷腸。士問仙爲何氏。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士不知斷腸集誰氏作也。見曰兒家。意其女郎也。曰。仙得非蘇小小乎。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女。士曰。然則李易安乎。書曰。須知清照異真孃。朱顏說與任君詳。士方悟爲朱淑真。故隨問隨答。卽成浣溪紗一闋。隨便拜祝。再求珠玉。屨又書曰。轉眼無桃李。又見茶蘼綻蕊。偶爾話三生。不覺日移階晷。去矣去矣。歎息春光似水。屨遂不動。

雙投橋

陶師兒。淳熙初。行都角妓也。與浪子王宣教相眷戀。爲惡姆所閒。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比夜。舟泊淨慈藕花深處長橋畔。相抱投水中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哀之。其所乘舟。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士女駢闐。舟發如蟻。有少年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生事告者。少年笑曰。大佳大佳。正欲得此。卽具杯酌遍遊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雇其舟者無虛日。

長橋以王生師兒事。俗稱雙投橋。元時馮士頤竹枝詞曰。鴛鴦鸕鶿日相從。好箇南峯與北峯。再看雙投橋下水。新開二朶玉芙蓉。吳禮之。字子和。錢塘人。著順受老人詞五卷。內弔王生一首。調寄霜天曉角云。連環易缺。難解同心結。癡騃佳人才子。情緣重。怕離別。意切切。人路絕。共沉烟水闊。蕩漾香魂何處。長橋月。短橋月。

高麗王世子爲西湖輿夫後身

高麗寺者。高麗國王爲其世子所建也。宋神宗時。國

王嘗祈嗣於佛。得一子。晝夜啼。惟聞木魚聲則暫止。有聲自空中來。或遠或邇。王命尋聲所自起。愈尋愈遙。渡海而南。傾耳清聽。得之於武林西湖之畔。一僧端坐招提。靜宣貝葉。擊魚按節。梵韻清揚。使者敬禮僧前。請涉朝鮮。以療世子。僧曰。世子何云。使者告以故。且曰。其臂間湛然有佛無靈字。佛有所賜。而題謂之無靈。此何說歟。僧曰。異哉。爲爾往視。渡海見王。王出世子。僧合掌作禮。世子笑而受之。王異之。問何故。僧曰。王之世子吾師也。吾師曾爲比丘矣。其先蓋與夫也。肩輿得金。自給之外。每以餘資投井底。積既

久。金益多。出金建刹於湖上。遂爲釋。吾欽其德。爲之徒。乃師一年跋。明年盲。三年爲雷擊以死。吾深不平。因濡筆題佛無靈字於其臂。孰意其生於此歟。王曰。審如是乎。佛有靈矣。彼種種者。安知非夙生之孽。併報一世。而後償其善果乎。因爲建寺於其舊地。顏曰高麗。且建金塔以表奇。

鼠子聽經

武林門內。有誰庵者。僧靜然主之。靜然晨夕焚修。誦經不怠。於順治戊子元旦。方宣梵唄。有鼠窺於梁。

嗣後每叩魚聲。其鼠卽至。漸乃由梁及戶。由戶及几。僧呼鼠子爾來聽經耶。鼠卽點首。蹲伏金經之右。經止乃徐徐去。率以爲常。如是踰年。一日者復來聽經。經畢向僧如作禮狀。禮畢寂然不動。僧撫之曰。爾圓寂邪。已涅槃矣。越數日。體堅如石。有旃檀香。僧爲製一小龕。塔而瘞之。如浮屠禮。

虎林山異虎

虎林山。在武林門內。又名祖山。以爲一郡衆山之祖。其實乃一小阜耳。寺僧砌以土石。宛然培塿。峯嶸不

見。而竟得大名。亦足異矣。相傳昔時曾有一虎。來踞此山。衆共逐之。矢石竝發。虎不爲動。有一老翁云。能制虎。教人多鍊鐵椎。專擊其足。衆云擊足奈何。翁云虎之舉動。皆可先知。若見其左耳動。則右足將起。當擊其左。右耳動。則左足將起。當擊其右。此卽兵法所謂出不意而攻無備也。如法擊之。虎果困斃。民害遂除。衆詢翁云。聞虎之受攻在腰。今何以擊腰不斃。而斃於擊足。翁云虎類不一。此虎乃鯊魚所變也。週身堅甲。箭鏃莫穿。惟爪肉新生。擊之中其要害。故使立斃。衆云耳動足起。何以知之。翁云吾少喜畋獵。習而知

之。衆云虎則虎矣。何以知爲鯨魚所化。翁云凡虎之斑文多曲。鯨魚所化之虎。其文獨直。以其文直。是以知之。

凌漢章在三茅觀遇仙

三茅觀踞吳山之最勝。其境不凡。故仙蹤恆集。萬曆時有凌漢章者。業醫。事仙最虔。每以鍼術施人。而不孳孳於利。偶過觀中。見羣乞兒席地轟飲。候值隆冬。同雲欲雪。丐者且袒臂裸襟。握拳射覆。凌異而視之。丐者授以一巵。凌曰吾不茹。酌以一盞。凌曰吾不飲。

問何故。曰以奉仙故。一丐曰勿彊之。我輩醉宜歸矣。飄然而散。所遺在地數荷葉。鮮翠如盤。似傾露珠而新出水者。凌思木葉盡脫時。焉有得此。丐者殆真仙。而以此貽我也。拜而收之。珍藏什襲。每行鍼。先以鍼鍼葉上。瘵疾卽愈。人擬之徐秋夫。至今其裔以鍼名世。

羅隱題破

羅昭諫隱。新城人。博物能詩。唐昭宗時遊京師。不遇。歸謁武肅王。辟爲錢塘令。尋掌書記。時鏐初授鎮海軍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稱浙西繁盛。以示隱。隱

曰。是自賈征索也。請更之。乃極言兵火凋弊。有天寒而麋鹿來遊。日暮而牛羊不下之語。廷臣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又賀昭宗更名暉表曰。左則姬昌之半字。右則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諸鎮第一云。然性傲睨。探隱命物。往往奇中。故至今杭人稱前定不爽者。猶云羅隱題破也。

錢王題門

錢鏐封吳越王時。工役大興。士卒嗟怨。或書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才了又開池。王見之。書其下。

曰。沒了期。沒了期。春衣才罷又冬衣。民怨頓息。

兩葉水心

宋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投刺求見者。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惘然。侂胄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嘗改削矣。每誦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卽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煙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

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遇至此。侂胄笑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讜。建寧人。後舉進士。

李待詔

李唐初至西湖。無知者。貨楮畫以自給。甚困。有中使識之曰。待詔作也。遂奏聞。唐之畫杭人始爭寶之。唐有詩曰。雪裏村煙雨裏灘。爲之如易作之難。早知不

入時人眼。多買臙脂畫牡丹。

法相寺佛牙

留青日札載西湖法相寺中藏一異齒。其大如拳。碧綠色。透明。寺僧云是佛牙。以誘婦女請觀獲利也。其狀如盤牙，想是西域異獸口中者。且曰此佛丈六金身。如有此牙。則須十六丈長。乃可容此頭也。古人所載卮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豈是物耶。

湖面燈光

南宋時西湖四聖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上。其色青紅或白。自施食亭而南。浮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雷電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周密謂在積慶山巔。每夕觀之無少差。凡看二十餘年云。湖壩雜記載壬辰之夏。予與洪子昉思泛舟湖心亭畔。

日已晡矣。風雨驟至。止宿亭上。夜半忽見波上有紅燈一點。明滅不定。昉思笑曰。所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也。予曰。非也。舊志所載宋時四聖觀前晦夜。每見一燈浮起。至西泠橋畔而返。風雨中其光愈盛。月明稍淡。震雷時與電爭明。則此湖光也。蘇長公有湖光非

鬼亦非仙句。今之所見。毋乃類是。

湖上詩僧

西湖僧清順怡然清苦。多佳句。嘗賦十竹詩云。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軒種竹只十箇。春風慎勿長兒孫。穿我塔前綠苔破。又有詩曰。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縱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一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荆公遊湖上愛之。稱揚其名。東坡晚年亦與之游。甚多唱酬。見冷齋夜話。

東坡遊西湖僧舍。壁閒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

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告以錢塘僧清順者。即日求得之。一見甚喜。而順之名大著。見竹坡詩話。

宋高宗改太學生詞

武林舊事載壽皇（宋高宗禪位後居德壽宮故稱壽皇）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風。書松入風一詞於上。壽皇注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湖邊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

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
。畫船載酒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煙。明日重攜殘酒。
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未句未免儒酸。
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卽日命解褐
云。

雲棲斷碑

明季有人在雲棲掘地。得斷碑。題曰宋隨龍余知閣宅
界。傍有爛石。隱隱有詩。蓋護宋蹕南來。因家于此。
後乃捨宅爲寺者也。石上詩云。幾年夢遶浙城西。十里

荷花蕩錦陂。躡遍兩峯三竺路。又隨青嶂入雲樓。千里
旌旗擁六飛。投簪欲上釣魚磯。無端忽被閑雲引。迴耀
峯前掩竹扉。洛邑名園歌舞沉。亂鴉啼破幾春陰。何人
學得香山老。千載精廬有梵音。

錢塘名妓張濃

宋左與言。名譽。天台人。舉進士後入錢塘幕府。時
樂籍有名姝張芸女名濃者。色藝妙天下。與言甚眷之。
如盈盈秋水。澹澹春山。及帷雲翦水。滴粉搓酥之句。
皆爲濃而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

與言之對。其人物風流。可以想見。後金人陷汴京。江南倣擾。與言避兵他去。濃委身於立勳大將家。易姓章。疏封大國。紹興中。與言復因覓官赴闕下。暇日行天竺兩峯間。忽逢車輿甚盛。中一麗人。褰裳顧左而言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濃也。與言醒然有悟。即拂衣東渡爲浮屠。

昭慶寺災

崇正時。昭慶寺災。起火甚異。先有高僧趺坐殿中。夜將半。有赤髮金冠。袍笏偉人。侍於僧側。僧問曰。

爾何神。曰火神。僧曰。來何事。曰來行火。僧曰。火何地。曰此殿當災。僧曰。起何時。曰起此刻。僧顧夜清月冷。萬籟寂然。惡其不經。以磬杵擊之。神隱入礎。杵擊礎上。飛火熾燄。龍象俱灰。噫。劫火難逃。世尊莫能度耶。

竹筴變魚

湖上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臘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

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笑。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笑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階晷。大笑曰。何神之有靈。刻尙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迴異凡魚。書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久得之。貫以柳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扃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醉。遣此良夜。而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出乃木笑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笑

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東坡代債戶償債

相傳東坡在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錢二萬者。逮被告至。訴曰。天久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二十來。就判事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以付之。才出門。人競以千錢取一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

東坡續辨才詩

東坡過上天竺謁辨才。款語閒。辨才因言窗前兩松。

昨爲風折一枝。悵悵成一聯。竟未得續。因吟曰。龍枝已逐風雷變。滅卻虛窗半日涼。東坡爲之續云。天愛禪心圓且潔。故添明月伴清光。

毛澤民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而澤民與妓瓊芳者善。及秩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濕闌干花着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鬪。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

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米獸

清嘉慶間學士港居民有錢美洲者。平時以捕魚操舟爲業。鄰人呼之爲米獸。以其食米喜粗糲。不揀擇故也。一日告親鄰曰。我三日後。將棄家學仙矣。人以其獸。不以爲意。乃至期沐浴飽飯。飄然而行。鄰有好事者數人。送之至靈隱呼猿洞。舉手別衆人。入洞中不出。衆疑此洞無他徑可達。止有一潭。深黑無底。投以石。始

禱然作聲。此人始墮入潭底耶。徘徊而散。至月餘。米獸復歸家云。洞內甚坦平。我行三里許。見一人鬚眉甚長。而黑白相間。橫坐石牀。一童子執杖旁立。招我前。與我丸藥一囊。云攜去可濟人。此間非汝所居。命童子引我出。出見市廛雜沓。問之乃餘杭也。我無以給口食。卽在市賣藥。服藥者。有病卽起。今藥已盡。得錢十餘貫。我故還家也。人初疑其譎。後見所得錢。始信之。且米獸爲人樸實。從不作妄語者。後至康熙丁未年九十二而歿。

舟子善琴

願玉者。操舟之人也。家靈芝寺側。其父善琴。玉幼習之。父亡奉母以居。風晨月夕。放舟湖中。撫琴自樂。其時金衢道梁公萬禩。雅能琴。適在湖夜泛。聞琴聲。移船物色之。與語。喜其樸實。且知其有母。贈以金焉。玉嘗作蓼花引曰。蓼花開兮。湖之秋兮。蓼花落兮。念我生之頭白兮。與蓼花以朝夕兮。嗟有母而無父兮。徒自傷其孤露兮。蓼兮蓼兮。予誰告兮。玉蓋孝子也。後母亡。玉亦歿。

應夢記

東坡在黃州。夢僧參寥來謁。以所作詩示之。覺而記其兩句云。寒日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東坡出守錢塘。而參寥亦卜居西湖智果院。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東坡與客泛湖。自孤山來訪參寥。參寥汲泉鑽火。烹黃檗茶。忽悟所夢詩兆於七年之前。衆客皆驚歎。爲作應夢記。

翠微亭

岳忠武被難後。韓世忠忤秦檜。解兵柄。逍遙湖上。最愛靈隱山。建亭於飛來峯上。時獨遊焉。先是岳有登

靈隱詩曰。經年塵土滿征衣。特地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未足。馬蹄催趁月明歸。蓋韓當時憶岳此詩。故名其亭曰翠微。乃隱痛之也。

周大纘

周恢焉大纘。錢唐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員。隨父宦於江西之永福縣。會大旱。有方士能禱雨。術頗奇。周從之游。得其所學。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元旦。周同友人出清波門。仰天若有所見。問之同行友。不知也。因執友手掩面而哭曰。海宇其淪乎。從此誓不入城。父葬

於學士橋之南。就其地築土室爲廬。居之所不設門戶。僅留一竇。命家人傳餐而已。至康熙癸卯。年八十二。杜門已歷四十餘年矣。一日無疾而逝。吐白光如煙雲。數夕乃散。蓋其時爲正月望後也。陸憲晦弔以詩云。城西高士不求名。恥著羊裘澤畔行。四海冰霜餘食息。半弓門巷絕逢迎。詩書磊落平生業。星漢迢遙獨夜情。憶昔東岡周彥祖。千秋仍見舊時聲。

吳慶伯周處士傳。周處士大纘。字恢焉。錢塘之豐寧里人。年十二補邑諸生。十八喪父。吳俗有乘喪畢姻者。以語大纘。堅執不可。曰。吾方恨吾鄉敵俗。於衰經

哀號中。乃行合禋禮。爲不孝之大。而躬自蹈之耶。萬曆四十四年。丙辰元旦。大纛與其友出清波門。見東方天門開。有甲士數百萬人。皆執金鼓旗幟。從空而下。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未幾。西方赤氣亙天。見夜叉羅刹數輩。皆絳瞳赤髮。爪牙快利。形容獷猛。與甲士戰於中天。甲士不勝。退衄反走。驚問其友曰。若等見乎。對曰。不知也。已而有數貴人。尊嚴若天神。其從行搢笏者數千人。忽夜叉領其衆往追。天神失聲而逸。執其從行貴官以去。以繩貫穿。血肉狼藉。號呼之聲。隱隱達牆屋間。又驚問其友曰。若此亦

不見耶。對曰。然。因執友手。掩面痛哭曰。時事去矣。卽誓不入城。其父葬學士橋之南。遂謝去諸生。結廬其側。外設短垣。中開懸扉。四面皆完固扁籥。人不測大纘所爲。皆以爲狂誕。母憶之。出城至大纘所見大纘。大纘則啓懸扉。與母相對。問兒何所見而若是。對曰。兒無所見也。有弟足以養母。兒退守父廬耳。母去。卽下懸扉。不與人相見。夜每負牆露觀星斗。星有移動。輒曰。某分野當有大災。某貴人當死。驗之良然。初入廬。尙事吟誦。閒有所感。則引筆疾書。積歲成帙。忽一夕。危坐歎息。至旦。取所著者焚之。遂不復吟誦。

。在廬四十有八年。自丙辰至康熙癸卯。年八十有二而歿。臨歿。吐氣如烟雲。數夕不散。其子孫遂以是廬葬焉。大纘有友。曰蔡道復。亦錢塘人。明時曾爲處州參將。棄職散千金於宗族親串。隱青田山中。能鍊金丹。自云得黃老長生術。紫氣奕奕。恆如二十許人。晚乃卜築吳山三茅觀下。已而去。不知所終。吳農祥曰。萬曆三十四年。歲在丙午。李自成生於米脂。是歲張獻忠亦生於膚施。崇禎元年。歲在戊辰。而延綏之賊起。全秦天赤如血。明社以亡。大纘所見夜叉羅刹。豈兩逆賊之兆耶。願於四十四年示殃於大纘何也。徵於天道。是邵

雍聞鵲於洛陽也。驗於人事。是辛有見披髮野祭於伊川也。天降大禍。必有知幾之士。識之於數十年之前。大纘豈其倫耶。吾鄉立志高隱之士多矣。未有如大纘之早者。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悲夫。

朱新仲詞

朱新仲。宋詞人也。南渡後。待制填詞。嘗雪中至西湖看梅。作點絳脣詞云。流水泠泠。斷橋斜路梅枝亞。雪花飛下。渾似江南畫。白壁青錢。欲買春無價。歸來也。風吹平野。一點香隨馬。西湖詠梅者多矣。而不爲

雕琢。自然大雅。首推此詞。

李長蘅鄒孟陽

李長蘅愛武林山水。以鄒孟陽爲湖山主人。長蘅秀出人表。歌詩圖繪。與湖山相映發。孟陽鉤簾據几。隗俄其間。山僧舟子。皆能指而識之。長蘅爲孟陽畫西湖江南臥游册三十餘幅。孟陽所至攜之以行。曰長蘅與江南山水。俱在吾篋中矣。晚年山水之情彌勝。偕老僧游天台。攜臥游册曰。吾挾此册與俱。長蘅有知。當偕我越稽溪。凌石梁耳。其寄託如此。孟陽名之蟻。世居海寧

。從錢塘之東溪。

范景文西湖詩

范景文西湖詩。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煙雨中。
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著眼到青松。可以砭遊湖者。

玉澗和尚畫

元時有玉澗和尚者。作西湖圖。但寫意而已。劉伯溫
題云。大江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浮光吐景十
里外。疊嶂湧出青芙蓉。百年王氣散荆棘。惟有歌舞留

歡娛。重樓峻閣貯鉛黛。媚柳嬌花使人愛。老僧不善兒
女情。故作恁豪見真態。想其泚筆欲畫時。高視畫工如
小兒。千巖萬壑吾意匠。夸娥巨靈吾指麾。卻憶往年秋
雨夕。畫舫衝煙度空碧。蒼茫不辨雲與山。但覺微風響
蘆荻。須臾冷月迸深霧。時見松杉半昏黑。開尊命客彈
絲桐。扣舷大笑驚海童。鮫人唱歌魚鼈應。水底影動雙
高峯。只今倏忽成老翁。可憐此樂難再逢。愁來看畫欲
自適。誰知感生愁轉劇。

吳越王之玉册鐵券

楓窗小牘載石晉授文穆王玉冊文曰。維天福八年。歲次癸卯。十月丙午朔六日辛亥。皇帝若曰。在天成象。拱辰分將相之星。惟帝念功。啓土列侯王之國。朕所以法昊穹而光宅。稽典禮以疏封。而况世著大勳。時推令器。探寶符而嗣位。仗金鉞以宣威。羽翼大朝。藩籬東夏。宜列諸侯之上。特隆一字之封。簡自朕心。叶於輿論。咨爾保邦宣化忠正翊戴功臣起復鎮國大將軍右金吾衛上將軍員外置同正員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杭州越州大都督充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管內觀察處置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營田等使上柱國吳越國王食邑一萬七千

戶實封四千戶錢佐。爲時之瑞。命世而生。負經文緯武之才。蘊開物成務之志。英華發外。精義入神。亞夫繼社稷之勳。顧榮擅東南之美。睿言祖考。志奉國朝。清吳越之士疆。執桓文之弓矢。天資厥德。代有其人。荷基構以克家。事梯航而述職。殊庸斯在。信史有光。是舉彝章。爰行盛典。土茅符節。方推翼世之資。黻冕輅車。更重榮勳之禮。斯爲異數。允屬真王。今遣光祿大夫檢校司徒行太子賓客上柱國太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王琰。使副正議大夫行尙書吏部郎中柱國賜紫金魚袋趙熙等。持節備禮。冊爾爲吳越國王。周寵元臣。四履錫

命。漢封異姓。八國始王。指河岳以誓功。俾子孫而襲爵。爾纂服舊業。朕考稽前文。勿忘必復之言。更廣無窮之祚。懋昭前烈。爾惟欽哉。

鐵券文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隲之勳。言垂漢典。載孔悝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僞。爲昏鏡水。狂謀惡迹。漸染齊人

。爾能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禳清。其化也疲羸泰。拯于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溢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竇憲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板。申以誓詞。長河有似帶之期。秦華有如拳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宣付史館。頒於天下。

錢氏鐵券玉冊。國除日繳內庫。宋季兵亂。券沈渭水。

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之錢氏之後居天台者曰世珪。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其券以爲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爲之歌云。妖兒初下合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岐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煙開。羅平惡鳥鳴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旂。釀酒搥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眞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鏤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彤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冊書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煙。天佑

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
幾人還覆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
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
斷蘚埋殘碑。

榮進有數

宋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竺寺。
集詩語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
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
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温州狂生。上曰。朕

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不擇。龍友退乃思得之曰。陛下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龍友之給捷。而一時懵懂。豈非榮進有數乎。

甄龍友又嘗游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是一椽。禪子多稱之。

府尹雞鳴犬吠

韓侂胄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侂胄常游其間。甚喜曰。造得絕

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趙師彛所爲也。侂胄大笑。益親愛之。大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鷓鴣。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罽鑊煮刀割。

集慶寺古松

集慶寺舊有古松。大數十圍。與月波亭相對。史彌遠遣人伐之。僧淮海作詩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唯有鶴飛來。彌遠聞之甚慚。

淨慈僧善詞

皎如海者。淨慈寺僧也。嘗作卜算子詞云。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着來。何似休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風致殊不減詞家。

三賢堂

宋時西湖三賢堂有兩處。皆供東坡像。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

壽聖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辨才。蘇子瞻也。寶慶間（理宗年號）袁詔爲京尹。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卻與袁詔趁酒錢。

濟顛僧化緣疏

淨慈寺有濟顛大佛寺化緣疏墨跡。疏云。佛首一尊。身光萬國。歷四朝之文物。滿三世之因緣。獨露半肩。光掩身中之月。全影衆相。毫分額上之珠。一舉首。一低頭。只此便是彌陀佛。或揚眉。或讦咳。何處更參慈。

世尊。氣象清新。規模宏大。雪霜凌鑠。風雨洗磨。屋勢壓頭。人難住足。神鬼近將於悲泣。幡花莫稱於莊嚴。難憑後學維持。實賴衆人著力。欲更新好。能免經營。逞斧般斤。日下指揮於風動。明珠大貝。目前立望於雲齊。豁開歡喜善門。便是菩提徑路。雕甍畫棟。山光搖翡翠之寒。風鐸雲牕。湖水倒琉璃之碧。民間有慶。皇極無疆。

西湖旱涸

宋嘉熙庚子。杭州大旱。西湖涸爲平地。茂草生焉。

李霜崖一詞云。平湖千頃俱生草。芙蓉不照紅顛倒。東坡道。波光潏灩晴方好。官司捕治之。遂逃去。

張煌言

張煌言。字元著。別號蒼水。明州之鄞縣人。崇禎時舉於鄉。國亡嘗舉兵海上。清督趙廷臣。遣札招諭不降。康熙三年。竄身懸壘。懸壘海中小島。在普陀之東。極荒僻。無民居。煌言與客羅子木。僕楊冠玉等五人。結廬其上。蓄二猿以候海舶。每見有舟近。則猿登樹顛。哀呼號鳴。煌言等輒避去。廷臣偵知之。先伏兵於普

陀。一日煌言遣小舟買米。遊擊某卽登舟叱縛。二人不肯言。隨殺之。舟子懼。告其處。引兵夜至懸壘。煌言坐處置一劍。有警卽欲自裁。是夜聞蘆葦颯颯有聲。急呼從者起。時清兵已入室。不及避。遂就縛。廷臣尙勸其降。煌言曰。惟速死爲幸。九月初七日斬於市。臨刑顏色不變。且賦詩。杭人葬之於西湖。

觚賸云。張元著先生。於康熙甲辰被執不屈。與愛僕楊貫玉。幕友羅自牧。同死於杭。所著詩詞。貯一布囊。悉爲邏卒所焚。有遺在僧寺及家者僅數篇。其律詩有云。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

柏。此去清風笑蕨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任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蚤。青史他年任是非。

清波筆記云。雍正丙午。予遇四明董小缶。驥於遂安縣署。言蒼水先生死節事甚詳。方其被執至杭。送居蕭寺。足下常著木屐。臨刑時亦然。至市口占四語云。我年四十九。卻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事始畢。其遺骸及楊羅二骨。俱爲先生同郡釋問石暨武林好義之士。收葬南屏山原。邵皇親墳外。郡士胡克生漬以一端石硯。背刻張先生姓名。旁刊羅楊二諱。藏諸壙中。其詩文集名奇零。至今鄞人尙有藏其副本者。

雍正乙巳春。予外父俞公漢卿。曾誤買其墓前地。欲營葬太岳。後土人告曰。此忠臣墓也。訪之得實。急退還。不索其值。予是時偕外父過其墓。松柏鬱然。馬鬣之封尙無恙。因奠一卮而返。近傳遺骨已爲萬九沙先生攜回四明。卜地改葬者誤也。

田世容廬墓

田世容字書升。錢唐人。少失怙恃。家貧力學。博覽羣籍。不樂仕進。壯時遨遊四方。最後依蒲蠻朱參戎。住滇十餘載。歸里葬父母於九曜山陰。因築室南屏之西。

。自號守廬。署聯於堂云。胡爲乎萬里歸來。只賸得幾卷殘書。數莖白髮。所就者一廬終守。未敢忘兩行翠柏。半角青山。繪守廬圖。一時名士多爲之題咏。乾隆二年。有司以孝行聞於朝。奉勅建旌孝坊於墓廬前以表之。五年夏六月坊成。而先生卽以是年閏六月十三日卒於墓廬。

蔣桃葬天竺山下

寇萊公貶嶺南。過杭州。妾蔣桃有疾。謂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於天竺山下。萊公驚哀不已。從之。

東坡在杭被劾

侍御史賈易言蘇軾在杭州。務以暴橫立威。故決配稅戶顏章兄弟。皆無罪之人。今則漸蒙貸免矣。既而專爲姑息。以邀小人之譽。兼設欺弊。以竊忠藎之名。如累年災傷不過一二分。軾則張大其言。謂甚於熙寧七八年之患。彼年饑饉疾疫。人之死亡者。十有五六。豈有更甚於此者。又嘗建言以興脩水利者。皆爲虛妄無實。而自爲奏請浚治西湖。乞賜度牒賣錢雇役。聞亦不免科借居民什器畚鍤之類。虐使捍江廂卒。築爲長隄於湖中。

以事游觀。於公私並無利益。監司畏其彊。無敢觸其鋒者。况敢檢按其不法耶云云。宣諭曰。賈易排擊人太深。須與責降。呂大防對曰。易誠過當。若欲定疊。不若兩罷爲便。可之。

王妙堅

王妙堅者。宋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嘗以符水呪糞等術。行乞村落。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間。一日至西泠橋茶肆。有陳生者。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叩以婦人頭腫不可梳者。還可禳解否。曰。此特細事。命

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妄爲持呪。俾之沐髮。應梳而解。是時楊后方誅韓而心有所疑。髮腫不解。疑有物祟。徧求禳治。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后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真。累封爲真人。

集慶寺圖畫

西山集慶寺。宋理宗朝閩貴妃攢宮所也。妃父墳亦在寺右。今已蕪廢。武林舊事載顯慈集慶教寺。爲閩貴妃香火寺。殿閣扁皆理宗御書。有月桂亭甚佳。爲湖山諸

寺之冠。考之理宗帝紀。淳祐八年乙未。冊命婉容閻氏爲貴妃。景定元年七月壬申。貴妃閻氏薨。賜諡昭惠。宋史無閻貴妃本傳。史臣謂帝中年。嗜欲頗多。怠於政事。大略若是而已。寺僧藏有一圖。輒出示游客。僧謂圖中戴烏紗折角巾。衣黃龍袍而容貌莊肅者。爲理宗。其後翟冠褱衣而美麗者。爲閻妃。其年少而冠帔差降者。爲宮嬪。其次戴折角巾衣黃袍而清秀者。爲度宗。其次烏紗方巾。衣青衣而年可十數歲者。爲太子。又其次烏紗帽淡黃衣者。爲閻妃父。又其次烏紗帽。一衣絳袍。一衣青袍者。爲史彌遠賈似道。按理宗閻妃之像。其

言當是。但不應於妃後獨繪一宮嬪。且冠服似有名位者。此則可疑。又理宗無子。立榮王與芮之子爲子。卽度宗。是時爲皇太子。然考之度宗崩。德裕帝初立。年方四歲。則理宗爲此遊時。度宗尙未有子。不知此少年者誰。其謂一人爲妃父。則不可知。若史賈二相。則尤可疑。蓋理宗雖素眷二相。然外廷臣僚。恐難厠妃嬪游燕間。又况考閻承寵時。彌遠已死久。此又不可信也。意必當時御駕幸寺中。諸臣妾扈從。故寫爲此圖。以紀一時之盛。其後歷年旣久。俗僧不知典故。以訛相傳。遂致其說如此。俯仰三百年來。俱成陳迹。往事已無從致

詢矣。見西湖塵談。

樓頭驚豔

學士港西角牆內。舊有小樓一座。陳姓老姥名黑姊姊者。同一子居之。康熙丁巳正月望後。一生過樓下。見一女子。倚樓望湖。年可十八九。雲鬢微籠。金釵橫髻。外衣紫綉。內以水紅衫襯之。絕色也。生驚詫不知所從來。有鄰姑常出入生家者。走問之。云是吳下人。偕母與兄三日前渡湖來。向船工覓小寓。船工卽黑姊姊子也。讓屋與之居。此女能賦詩。兼善書畫。聞有新安賈

。以五百金聘定。不停日即去矣。生囑鄰姑。可持女詩畫來。得一見。仍畀汝。不留也。姑即去。有頃。攜聚頭扇一柄。忽忽過生齋。投案上曰。速看。我是乘閒取來。彼不知也。生展開有詩曰。鐙宵不見一鐙紅。礙煞平江半面風。到得西湖覓西子。那知殘雪尙朦朧。下書鐙夜從吳江至西湖作。樓西望不見西施。樓角寒梅綻幾枝。從此吟魂得相傍。黃昏捲起暖簾兒。下書寓樓見梅花一樹。喜而有作。羊鐙照我下長河。吹落梅花比淚多。姊妹今宵休記憶。冷風殘雪到清波。下書抵杭州清波門作。款落茂苑薛貞瑛。生讀畢舌橋不能下。急援筆鈔

之。睹其墨色晶瑩。書法十三行。詩是日來初脫稿者。即持扇還鄰姑。越一日。果發行李。渡江去矣。後生細訪新安賈。有知之者。云即馮魁云。

蜀僧善詩

賈似道當國時。一日退居湖山。有一蜀僧徘徊於其側。問之曰。汝爲何僧。對曰。某詩僧也。賈適見湖中有漁翁。遂命咏之。僧請韻。賈以天字爲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賈大器之。

一 詩定交

明周山人詩。字以言。崑山人。遊武林。敝衣匿僧寺中。提學孔天允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岳王廟壁詩曰。何事疥吾壁也。命隸人簞墨掃之。至以言詩。乃大驚。立命駕往謁。遂與定交。詩云。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山河戎馬異。涕淚古今同。悽斷封邱草。蒼蒼落照中。

劉誠意並無在西湖望雲氣事

劉誠意在元時。有和王文明絕句云。夜涼月白西湖水。坐看三台上將星。好事者遂傳會之。謂公望西湖雲氣。語坐客云。後十年有帝者起。吾當輔之。此妄也。當公羈管紹興時。感憤至欲自殺。藉門人密里沙抱持。得不死。明初既定婺州。猶佐石抹宜孫拒守。是豈預自負身爲佐命者耶。其題太公釣渭圖云。偶應非熊兆。尊爲帝者師。則公自道也。世人多以前知目公。至凡讖緯堪輿等書。皆爲公作。豈其然乎。

西湖好否

癸辛雜誌載江西張秀才者。未始至杭。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似著色山水。獨東偏無山。乃有鱗鱗萬瓦。屋宇充滿。此天造地設好處也。

大璫戲弄葛天民

宋葛天民。字無懷。居西湖上時。所交遊皆名下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皂衣闖戶。將大璫張知省之命。招之至總

宜園。清坐高談竟日。大雪寒且腹餒。張初不言相招。若葛自來相訪。唯茶話。不設杯酌。延論至晚。一揖而別。天民大恚步歸。悔爲早衣給辱。抵家。見庭戶間羅列筐篋數十扛。布囊數十挑。楮幣薪炭。果肴酒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牣於前。蓋璫欲餽此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喜耳。

牛鼻墓

牛鼻墓。在棲霞山背。一塚荒涼。古杉翳秀。探勝者往往莫知其處。昔有牧童。載夕陽而過嶺。踞石溺焉。

忽一偉丈夫。黑而髯。怒訶曰。某牛皁也。胡爲溺吾首。推之墜澗。深下丈餘。一塚負壑。草叢覆焉。果皁墓也。於是好事者始稍稍修葺之。

鍾情醜婢

項承恩。字寵叔。新安人。杭州府學生也。屢試不第。遂隱西湖岳墳。攜一女奴供爨。奇醜。開小肆。雜置書籍畫卷。併盆花竹石。索價頗高。禾中李日華贈詩云。西湖流水供濯足。南屏山色對梳頭。月夜酣眠琴作枕。雪朝趺坐絮爲裘。盆花巧作千金笑。壁畫費高萬戶侯。

。何用更尋高士傳。先生風格在林邱。後以哭婢成疾而逝。卽前之奇醜者。人皆笑之。

不繫園

汪然明製船計長六丈二尺。廣五之一。入門數步。堪置百壺。次進方丈。足布兩席。曲藏斗室。可供臥吟。側掩壁廚。俾收醉墨。出轉爲臺。臺上張幔。若遇驚颺蹴浪。欹樹平橋。卸闌卷幔。猶然一蜻蜓耳。陳仲醇榜曰不繫園。見湖船錄。

西湖船製

西湖自宋以來。船製不一。以色名者。有鳴玉。鏤金。金勝。寶勝。大綠。間綠。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柳陰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有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赧郎是也。形色雜者。有百花。十樣錦。錢復亨詩。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黃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梁錄。蓋大者謂之頭船。最大者賈秋壑所造。車船也。車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廉夫詩。小小渡船如缺瓜。歐陽彥珍詩。瓜皮船子送琵琶。

。張大本詩。瓜皮船小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又有總宜船。取東坡居士淡粧濃抹總相宜之句名焉。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彥翀詩。幾度湧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泗水潛夫述武林舊事。值探春競渡日。畫橈櫓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楊謹思詩。大船撻鼓銀酒缸。小船吹笛紅繡窗。今則惟有瓜皮艇及畫舫而已。

白雲庵籤

白雲庵。對雷峯塔影而居。數椽小築。景至幽蒨。小

殿供月老。籤語多集四書六才古詩詞句。蓋文人好事爲之也。然亦有靈驗。昔有士子將赴闈。卜於祠。得籤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其人大喜。蓋高姓岡名也。及榜發。杳然。隨衆觀場。名姓赫然在榜。訝之。問於人。始知彼鳴岡。非此鳴岡也。又有人得籤云。不有祝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其人甚感。同游問之。慘然不答。及抵岸。家人急足而至。則其父死矣。乃哭失聲。衆皆奇詫。蓋宋朝句下。乃難乎免於今之世也。其禱正爲親疾。夫月老牽扯姻緣。當已勞瘁不勝。復有餘閒管人間生死功名。何其不憚煩耶。滬上小說家畢倚虹。偶過

青樓。薄有所眷。欲訂嫁娶之約。故問於月老。得籤云。成也是你蕭何。敗也是你母親。倚虹憎其不祥。更求之。則月移花影。疑是玉人來也。惘惘而歸。其後封姨肆虐。終梗素願。薄倖之名未成。溫馨之情別寄。遂有新寵。芳字月貞。而小名如玉也。倚虹每舉以告人。以爲奇驗。

鎮海樓

鳳山門內鎮海樓。今尙在。舊名朝天門。吳越王錢氏建。規石爲門。上架危樓。樓基疊石。高四仞有四尺。

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爲甬道。橫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東西闕門對闕。名曰武臺。平敞可容兵士百許。武臺左右北轉。登石級兩曲。達於樓上。樓之高六仞有四尺。連基而會。十有一仞。貯鼓鐘以司漏刻。元至正閒。平章康里慶童改爲拱北樓。洪武八年。行省劉王兩參政者失其名。改爲來遠樓。頃之。參政徐本改爲鎮海樓。詹孟舉署扁其陰。篆書吳山偉觀四字。成化十年毀。明年重建。疊構三層。闌楯周繞。巨鐘叢鼓。左右懸架。更嚴之夕。鼓鑿角咽。按箭行籌。似落霄漢閒。規制弘遠矣。趙子昂同慶童丞相上拱

北樓詩云。城上高樓接太霞。令嚴鐘鼓寂無譁。提疆內
向三千里。比屋同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
斗泛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欄干望日華。楊仲弘
詩云。殷地鼓鞞迎日出。倚天梁棟傍雲浮。北瞻帝闕三
千里。南控臣藩二百州。江海無波沈罔象。旌旗垂野駐
貔貅。鸞迴麗榜多深意。繡袞於今有魏牟。高得陽詩。
天府東南第一州。胥邱東起最高樓。水分兩浙趨都會。
地接三吳控上游。雲外鼓鞞嚴夜禁。城中車蓋樂春游。
玉堂政暇新題扁。彩筆飛光射斗牛。

長耳和尚

武林仙佛之肉身有二。一丁野鶴。一長耳和尚也。和尚名行修。耳長數寸。上過於頂。下有結頤。吳越王方飯僧。行修攜瓢適至。永明禪師告之曰。此長耳和尚。定光古佛應身也。王趣駕禮之。和尚笑曰。永明饒舌。語畢跣趺而化。遂漆其身。藏於法相寺中。每正月六日請出。爲郡人瞻禮。人至是日。於寺前賭放爆竹。聲傳空谷。衆響爭流。積紙盈寸。求嗣者。於佛前競拔紅燭。謂可宜男。

噲彌陀

大佛寺石佛半身。相傳乃秦始皇纜船石也。宋時有喻彌陀者。兒時指多寶山大石。發願云。異時當鑄此石爲佛。及長出家。精於畫佛。必先靜坐觀想。一日者。凝想至久。忽見佛光寶色繽紛。大如明鏡。僧俗同觀。良久乃已。自是筆愈有神。有客問曰。何爲耽畫。不去參禪。答曰。生平只解畫彌陀。不解參禪可奈何。幸有五湖風月在。太平何用動干戈。人知其畫通於禪。不須文字矣。方臘亂。殺戮最慘。忽犯錢唐。師直造其前。請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感化。其鋒少戢。垂老鑿石爲佛。以償夙願。或曰。彌勒在天。何用鑿此頑石。師曰

。咄哉頑石頭。全憑巧匠修。只今彌勒佛。莫待下生求。
。未幾無疾而化。

天竺異僧

宋時下天竺有僧式道者。苦行修懺。置大鐵於佛像前。
。爇之。晝夜持誦環繞。遇困倦。卽以指觸鐵而醒。晚
年兩手惟存四指。建懺堂甚雄。每架一椽，甃一甃。輒
誦大悲神呪七遍。建炎間金人至。積薪其下焚之。薪爲
之盡。而屋不然。乃不復焚。式嘗與林逋相倡和。

呂頤浩勸都臨安

宋高宗至錢塘觀表裏江湖之勝。歎曰。吾舍此何適。呂頤浩上言曰。金人專以聖躬爲定。今駐蹕錢塘。足避其鋒矣。帝意遂決。人皆以偏安責秦檜。不知實頤浩成之也。

西湖兩處士

西湖兩處士。林和靖居孤山。徐冲晦居萬松嶺。夾湖相望。徐之孫切。猶守故廬。語人曰。先祖有言。子孫世世勿離錢唐。永無兵燹。徐精象數也。按先生名復。賜號冲晦處士。見北窗叢錄。

宋時市樓之繁盛

宋時民間市樓之有名者。曰三元。曰五閒。曰熙春。曰賞心。曰花月。曰日新。其廚店分沽。則有巖廚。翁廚。任廚。陳廚。周廚。沈廚。鄭廚。康沈銀杓等店。每樓各分小閣十餘。器皆銀飾。名妓數十輩凭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有吹簫彈阮。息氣籛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爲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縮砂。荳蔻。小蠟茶。香藥。

香橄欖。薄荷。至酒閣分俵得錢。謂之撒嚙。有賣玉面狸。鹿肉。糟泔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繅乾者。謂之家風。有賣酒浸江鱸。章舉。蠣肉。龜腳。鎖管。密丁。脆螺。鱉醬。鰕子魚。鱧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賣鑄頭。記念數十百品。傳唱如流。卽時供應。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碟。及舉杯。則又喚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暑雨風雪。不少減也。

永明壽禪師

永明壽禪師。餘杭王氏子。幼不茹葷。持法華七行俱下。羣羊爲之跪聽。年二十八爲縣庫吏。屢以庫錢買魚蝦等物放生。事露坐死。將赴市曹。吳越文穆王感神人之夢而釋之。遂禮翠巖爲師。尋往天台。廣順二年。住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明年遷永明。衆盈二千。日課一百八事。度弟子一千七百人。贈號智覺。開寶三年春。奉詔建六和塔於月輪山。以鎮江潮。七年復入天台。度戒約萬餘人。誦法華經計一萬三千部。著宗鏡錄一百卷。又詩偈賦詠凡百萬言。播於海外。高麗王遣使賚書敍弟子禮。奉金線袈裟。紫水晶數珠。金

藻罐等物。高麗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開寶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示疾。二十六日跌逝於天慈山。宋太宗賜寧壽額。追諡宗照大師。至明萬歷癸巳。郡醫包氏窆母。徙師骨於穢處。有青烏吳生知之。告於銓部虞淳熙。虞轉告住持性蓮。及師之法孫大壑。悲憤交集。乃賂包氏守者以金。先潛收舍利十一粒。金色骨一孟。越二年。壑復與虞同往開得自然石坎。如三尺小槽。復收骨一孟入寺。於是祭酒陶望齡。儀部黃汝亨。雲棲釋株宏。與壑擇於寺後慧日閣貯宗鏡錄處。起塔藏之。方伯吳用先爲銘。太史董其昌爲題額。銓部虞淳熙爲志。爲辨。

爲疏。儀部黃汝亨爲記。錢唐令聶心湯爲題碑陰。當事皆捐金助理。於萬歷三十七年己酉十二月八日告成。至清康熙五年。寺僧復徙塔於山門之右。議者以爲前人已成之業。一旦更張。未免多事。雍正十一年奉上諭。佛教自達摩西來。闡揚宗旨。濟拔羣迷。利益衆生。福田慧果。曹溪以下。代不乏人。朕留心內典。深明此事。歷覽古來名僧言論。宋初永明壽智覺禪師。實爲出類拔萃。其所著惟心訣。心賦。宗鏡。萬善同歸集等書。實皆宗教合一之篤論。與後學參證禪徒大有裨益。朕親加選錄。刊刻頒示天下叢林。禪師可謂曹溪以後善知識中

傑出之人。著加封妙圓正修智覺禪師。因念禪師生宋時。居杭之慧日開堂說法。其寺爲今之淨慈。今寺內僧徒。未知仍舊供養禪師法相與否。現在承其支派者何人。著地方官並行詳查。如香火已廢。著爲莊嚴法相。令僧徒朝夕瞻禮。香燈供養。其支派如已無人。具摺奏聞。朕酌量擇人承嗣。其塔院現在何處。亦著查明修理。夫三教一貫之理。朕已明降諭旨剴切開示。諒僧俗人等。必已灼然無疑。朕今此舉。與褒錄先賢之典。非有二致。爾督撫率該地方官敬凜遵行。特諭。

錢塘門巨蟹

宋將狄某。紹興中五更入城領俸。至錢塘門外。以候啓閉。覺有堅物觸其足。取燭照視。則一巨蟹。長三尺。形模怪醜。命從卒執縛。送於家。復在城下村店假寐。夢一人長鬚。容貌古惡。著淡綠袍。軟幘黑鞵。繫烏犀帶。手執板揖曰。某乃西湖判官。因出戲於綠野。爲君虐執。慮必遭鼎烹害。願急馳一使往告。俾全餘生。當謀厚報。脫或不免。在微命固不足恤。正恐爲門下之禍。非細事也。狄寤而門已啓。候者甚衆。擠狄以入。未暇顧及。事畢奔馬歸舍。諸子已烹蟹分食。詫其甘鮮。獨妻未下箸。狄話所夢。使勿食。未幾。五子相繼病

死。唯狄與妻存。

淨慈寺羅漢堂

淨慈寺羅漢。其始止十八尊。吳越王夢十八巨人。而
範其像。南宋時僧道容。增塑至五百尊。覆之以田字殿
。殊容異態。無一雷同。焚香者按已年齒。隨意數之。
遇愁者愁。遇喜者喜。按羅漢之異。不止一端。烟霞洞
後石壁。有破羅漢六尊。亦見夢於吳越王。乞完聚同氣
。王爲補刻其一十二。又願雲現果錄。載明休甯趙賈。
出海病疽。同舟者棄之窮島。趙甦。匍匐至一大寺。見

數僧狀貌怪異。問之沙彌。知爲羅漢。賈向一僧求其送歸。僧納賈入袖中。不見天日。少頃擲出。已在故鄉矣。賈還家。捐資建造一寺。畫神僧之事於壁。以彰佛力。又明季太倉有一巨姓。老年無子。齋十萬八千僧訖。有十八異僧。復來求食。家僮拒之。一僧竟入堂中。以指濡唾作行書。書其几曰。十八僧人特地來。謂言齋罷莫徘徊。善根雖種無餘澤。連理枝頭花未開。隨書隨戒金字。家僮驚報。主人急出。僧已逝矣。巨姓頂禮詩几。積誠一載。忽見未字轉動。自下而上。竟成半字。遂得一女。

淨慈寺羅漢避劫

康熙元年九月。淨慈寺羅漢堂將災。先一夜五鼓。殘月在天。行人有自西山來者。見紛紛衲子。相皆奇偉。約有數百。並皆背負瓢團。攜持杖拂。行人怪之。詢其何自。曰自淨慈向靈隱討單駐足。翌日羅漢堂焚。始知昨所見者。乃五百應真也。蓋靈隱淨慈。是時皆有五百羅漢堂也。

舊旗營

清初入關。欲以騎射控御江南。乃使八旗健卒。分派各省。號曰駐防。凡其子孫。皆習騎射。祖宗立法非不甚善。而數世相承。寢失舊意。射御既廢。恣橫乃不可制。杭州旗營介錢塘湧金兩門之間。別爲城垣。闢四門。周十里。其間聚族而居者。別有天地法紀。衣食異於四民。不士不工不稼。舉一子。具冊報將軍府。歲領旗糧二十四兩。女半之。賴此以爲食。故謀生之計常拙。往往家不舉火。而猶奢侈自飾。忌言貧困。其少壯者。多游手好閒。三五結隊。或側帽怒馬。提鳥籠。橫行街巷間。故杭人相戒。毋入旗營。入必受辱。婦女尤甚。

蓋恣睢之狀。令人有難言者矣。一日有藍輿過。爲衆所困。簾方深掩。莫得窺見。意其中必粲者也。尾而調笑之。輿夫怒。還罵。遂相搏。盡掀碎其輿。輿中人仆而出。赫然命婦。中丞媼也。大驚狼竄。中丞得狀怒甚。移文將軍府。窮誅不逞者。搜得之。斬五人焉。由是此風稍稍戢。然二百年來。習爲驕惰。痼疾入於膏肓。已莫可救。武漢旣建義。如水之決堤。一旦而淹長江。江浙震動。將軍桂林。召八旗子弟。謀捍守之策。倉皇成師。乃不及數百人焉。胥老弱疲癯。不任鋒鏑。則惟閉關自衛。以求苟安。城中人心皇皇。不知死所。九月某

夜。有人捱戶傳檄。略言清政當滅。民軍當興。著各軍民人等。各安所業。毋肇事。毋抗亂。免爲玉石之焚。是夜有女子白衣怒馬。擲炸彈於撫署後圍。署人亂。民軍攻隙而入。遂禽增韞。囚之安徽會館。或云女子。是秋瑾妹也。桂林方踴伏營中。漠然無聞。明日登圍。則全城已纏白布矣。驚曰。何民軍之多耶。遂不能守。出城降。省政府夷其城爲新市場。旗民失國。更無所依。則流而爲丐。或於道路邊敲石子藉工而食。鳩首鶉衣。一時豪氣都盡。見者有過墟之感矣。

湖上高士

孫一元。字太初。秦人也。善詩有逸才。意態超脫。望之如神仙中人。往來杭湖間。而居南屏萬峰最久。（卽今雨花閣）有詩云。占斷南屏景是也。閒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用。世之士樂與之交。費文憲宏爲相日。訪之於南屏。一元臥不起。久之出見。曰海上碧雲起。直接天台赤城。大奇大奇。絕不交一語。文憲益重之。黃省曾。字勉之。吳郡人。博雅工文詞。與錢唐田汝成交莫逆。嘉靖中。來遊湖上。寓南屏最久。自稱五岳山人。湖山之勝。足跡殆遍。

攀花五郎

清波門至茶坊嶺。爲城西一圖。舊有土穀祠。在街之南。相傳神爲攀花五郎。不知所由來。清季有王姓者。能書符召仙。一日神降於壇。自言本里土穀神也。宋時爲朱太尉運花石綱。過太湖。大風覆舟而死。生平忠直。上帝憐我。命爲城西土穀神。生時喜簪花。排行第五。故稱爲攀花五郎云。按城西二圖土穀祠。在方家峪口。祀大禹。更妄誕無理。然亦有由。考吳自牧夢梁錄。載錢湖門外。有夏禹王廟。正在其地。案禹至會稽。路經錢唐。明德及人。理應崇祀。今以湫隘不堪之所。祀爲土神。與攀花五郎伍。則褻之矣。

西泠十子

康熙間陸圻景宣。毛先舒稚黃。吳百朋錦雯。陳廷會際叔。張綱孫祖望。孫治字台。沈謙去矜。丁澎飛濤。虞黃昊景明。柴紹虎臣。稱西泠十子。所作詩文。淹通藻密。符采爛然。世謂之西泠派。稚黃嘗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廬。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無論棧棟。卽構櫨支撐。都無細幹。吳錦雯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宕邁絕倫。孫字台如春江

雪消。波路壯闊。張祖望如酈生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織女。巧弄機杼。心手既調。花鳥欲活。丁飛濤如繡帳初寒。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蓮含粉。虎臣見之。謂先舒曰。君詩如伶倫調管。氣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按毛陸諸子。政是一時詞賦之才。稚黃評詩。仍不出采組雕繪家數。然今日之杭州。卽湖山無恙。雅道寂如。西泠一社。不可謂非風流韻事也。

南屏山捕蛇

乾隆己未，馮在田先生同友遊西湖。至慈淨寺前。見一丐，肥黑而短髻。昂然前行。十餘丐身畔各斜挂布囊。攜竹絲籃從之。隨其後者數十人。問之，則往南屏山捕蛇者也。在田少年喜事，亦拉友隨之行。至寺西山坳深處，得一洞焉。口約尺餘。四周光澤。似常有物出入者。髻丐於洞前禹步持呪。鼓氣嚙口向洞噴之。聲隆隆然。衆丐左右雁行立。各探手於囊。取所貯草葉嚼之。未幾洞中之蛇潮湧而出。先之以烏梢青梢時鰻。後皆赤鏈虺蝮之類。其形有若蟹若鯉若履者。虎首而蛇身者。頭銳身闊。長止數寸者。細如秤梗。短類棒槌者。赤似硃砂。

。青同藍靛。綠若銅青。白猶傅粉。及黑白相間者。可驚之狀。不一而足。衆丐以所嚼之草汁塗其手。渣塞其鼻。各別蛇類而捉之。置諸竹籃。如拾常物者然。行將盡矣。忽聞洞中作風雨聲。髯丐謂衆曰。蛇王來矣。汝輩速避。亦探囊取草咀嚼。而高舉兩臂於空中。獨立俟之。洞中風聲愈急。一蛇黃首青身。頭有短肉角。大如人股。隨風搶出。徑盤丐身。昂首向丐噴氣。其聲噓噓。丐閉目頻噴口中草汁以敵之。蛇首頓垂。而纏繞益緊。衆丐以草進。髯丐口嚼草而手作訣以向蛇。蛇復翹首鼓氣。丐仍噴汁與敵。蛇首又委頓於地。如是者三。蛇

不能支。解纏蜿蜒入洞去。當人蛇相敵時。衆丐檢蛇已盡。欣然而歸。至寺前。而髻丐之面漸腫。須臾耳目口鼻皆平。急呼衆丐嚼草齊噴之。隨噴而腫隨消矣。旁人問巨蛇何故舍之。答曰。此蛇王也。我若殺之。則四山蛇王畢至。吾輩無噍類矣。吾昨來此持呪聚蛇。故南山之蛇。今日羣集於此。此次捕捉之後。四五里內有五年無虺蝮之患。然吾亦數年不可過此。恐蛇王見仇也。南屏曉鐘亭子右側階石。人或坐之。必紅腫潰爛至骨。衆使髻丐視之。丐曰。此下有毒蛇。因身長石中不能出。故於縫間透氣。人適值之耳。啓其石。則兩石之間有物

。蛇首而身扁如巨鯽。蓋石壓所致也。丐曰。此蝮也。身不能出。故尙留此。否則亦歸於山洞。早爲吾所捉矣。因撮而貯諸籃。人問諸毒蛇何所用而亦捉之。曰貨於藥肆。一種自有一種之功用。蛇愈毒而效愈神。其價不貲。所以捨命作此險舉也。寺前之人。感其捉盡毒蛇。釀錢置酒款之。衆丐歡呼暢飲。以囊中草酬主人。曰此草最能解毒。無論蛇傷蜂螫疔毒癰疽。嚼而敷之。無不立愈者。勿妄用也。遂攜蛇而去。

馮小青傳

孤山有馮小青墓。支如增爲作傳曰。小青者。武林馮生姬也。家廣陵。名元元。字小青。其姓不傳。十齡時遇一老尼。口授心經。一過輒成誦。尼曰。是兒早慧福薄。毋令識字。可三十歲活。母難之。十六歸生。生之婦奇妒。姬曲意下之。終不悅。偶隨婦遊天竺。婦問西方佛無量大士獨著者何。姬曰。以慈悲故。婦知諷已。笑曰。當慈悲汝。乃徙之孤山別室。誠曰。非吾命。郎至不得入。非吾命。郎手札至。亦不得入。姬往。生亦不甚相顧。姬悽惋無已。有楊夫人者。時從姬奔。絕愛憐之。姬性好書。向生索取不得。數從夫人處借觀。聞

賦小詞自遣。對佳山水有得。輒作小畫。生聞之。索亦不與。又時時好與影語。斜陽花際。煙空水清。輒臨池自照。絮絮如問答。女奴窺之卽止。但見眉痕慘然。嘗有對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一日。楊夫人乘閒言曰。吾非女俠。然力能脫子火坑。豈終向党將軍帳下作羔酒侍兒乎。姬曰。夫人休矣。妾夢手折一花。隨風片片墮水。命止此矣。夙業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緣簿。非吾如意珠。徒供羣口描畫耳。夫人默然長歎。相顧良久。泣下沾衣。自後夫人從夫宦遊。姬寥閱。遂感疾。醫來。姬伴謝。俟出。擲藥床側。歎曰。

吾卽不願生人世。亦當以淨體皈依。作劉安雞犬。寧以一杯醪斷送耶。乃作書貽夫人曰。關頭祖帳。迴隔人天。官舍良辰。當非寂度。馳情感往。瞻睇慈雲。分爨噓寒。如依膝下。糜身百體。未足云酬。姊姊姨姨無恙。猶憶南樓元夜。看燈諧謔。姨指畫屏中一憑欄女曰。是妖嬈兒倚風獨盼。恍惚有思。當是阿青。妾亦笑指一姬曰。此執拂狡鬟。偷近郎側。將毋似姊姊。於是角采尋歡。纏綿徹曙。寧復知風流雲散。遂有今日乎。往者仙槎北渡。斷梗南樓。猜語哮喘聲。日焉三至。漸乃微詞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竊揆鄙衷。未見其可。夫屠肆苦心

。臥狸悲鼠。此直快其換馬。不卽辱以當墟。去則弱絮
風中。住則幽蘭霜裏。蘭因絮果。現業誰深。若便祝髮
空門。洗粧浣慮。而豔思綺語。觸緒紛來。正恐蓮性雖
胎。荷絲難殺。又未易言此也。乃至遠笛哀秋。孤燈聽
雨。雨殘笛歇。唧唧蛩聲。羅衣壓肌。鏡無乾影。朝淚
鏡潮。夕淚鏡汐。今茲雞骨。殆復難支。痰灼肺然。見
粒而嘔。錯情易意。悅憎不馴。老母姊弟。天涯間絕。
嗟乎。未知生樂。焉知死悲。憾促歡淹。毋乃非達。至
其淪忽。亦非自今。結縈以來。有宵靡旦。夜臺滋味。
諒不殊斯。何必紫玉成煙。白花飛蝶。乃謂之死哉。或

軒車南返。駐節維揚。老母惠存。如妾所受。阿秦可念。幸終垂憫。疇昔珍贈。悉令見殉。瑤鈿繡衣。福星所賜。可以超輪消劫耳。小六娘先期相俟。不憂無伴。附呈一絕。亦是烏死鳴哀。其拙集小像。託陳媪好藏。覓便馳寄。身不自保。何有於零膏冷翠乎。他時放船隄畔。探梅山中。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彷彿生平之響像。見空幃之寂颺。是耶非耶。其人斯在。嗟乎夫人。明冥異路。從此永辭。玉腕珠顏。行就塵土。輿言及此。慟也何如。書未達而疾益甚。水粒俱絕。惟日飲梨汁少許。然明粧靚服。擁襪欹坐。未嘗蓬垢偃臥也。忽一日

語女奴曰。傳語冤業郎。可覓一良畫師來。師至。命寫照。寫畢。攬鏡熟視曰。得吾形矣。未得吾神也。姑置此。師易一圖進。曰。神似矣。丰采未流動也。乃命師復坐。自與女奴扇茶鐺。或檢圖書。或整衣褶。或代調丹碧諸色。縱其領會。久之命寫圖。圖成。笑曰。可矣。敢供榻前。爇名香。設梨汁奠之。曰。小青小青。此中豈有汝緣分耶。撫几而泣。淚與血俱。一慟而絕。年纔十八耳。時萬曆壬子歲也。日向暮。生踉蹌來。披帷視之。則容光藻耀如生前。不覺長號頓足。婦聞之。甚趨索圖。生詭以第一圖進。立焚之。又索詩亦焚之。

廣陵散從茲絕矣。猶幸第二圖。其姻婭有購得之者。而姬臨卒之先。日以花鈿數事贈鄰媪小女。褫以二紙。有字云。數盡懨懨春夜雨無多。也只得一半工夫。乃姬親筆。噫。脫姬臨卒不以花鈿贈人。而彼畫師寫照。落筆便肖。則遺照殘箋。盡歸妒婦劫火。又安得桃花一瓣。流出人間也哉。

奉旨湧金門賣字

清世宗爲皇子時。嘗隨駕南遊。任俠微行。時多佳話。康熙某年。至杭州。輕車簡從。將泛西湖。出湧金門

。見一書生賣字。頗精八法。卽命其書一聯。中有秋字。易火於左。世宗曰。得毋誤否。書生條舉名帖爲辨。世宗曰。若旣淵博。曷不攻舉業。而賣字乎。書生悽然言嘗舉孝廉。貧不能給妻子。不得已始賣字求活。富貴不復置念矣。世宗出囊中馬蹄金數笏曰。吾賈有贏。不
如資若求功名。得志毋相忘耳。書生謝受之。下帷攻苦者數年。乃上公車。連捷翰林。時世宗已踐祚。一日觀其名。憶前事。卽召入。書一和字。易口于左詢之。書生對言譏體。上笑不答。翌日。使奉詔詣浙江。巡撫受詔發觀。乃命此書生仍向湧金門賣字三年。再來都供職

。書生始恍然向所遇者。卽雍邸也。乃貫屋于湧金門外。以金字榜其門曰。奉旨賣字。

當代名宿王均卿西湖竹枝詞

西湖山不雄而清奇。水不深而明媚。巖石竹木。位置天然。俱得勝概。清末紳富。競于山水佳處闢地數弓。營造別墅。亭臺相望。洋樓高矗。已覺唐突山靈。見譏風雅。鼎革已來。拆城築路。車馬喧闐。幾如滬上。物質文明。日興未艾。其湖山之幸運歟。抑西子亦喜鬪畫雙眉歟。吳興王均卿。(文濡)當代名宿也。于丁卯戊

辰間兩度至杭。葦地重游。不勝滄桑之感。先後作西湖竹枝詞四十餘首。言淺意深。數十年來之湖山文物。可約略于詩中見之。真詩史也。其丁卯竹枝詞云。【一】單衣昨日今披襖。暄冷俄驚候改常。天氣也隨人事變。何疑世態易炎涼。【二】挾妓游山非我輩。何來半臂有人安。關懷老友先敦囑。多帶衣裳備晚寒。【三】山望南屏興欲狂。具無濟勝費思量。一司的克洋三角。助我登時腳力強。【四】樓外樓中饌最良。蟹肥雞嫩共稱揚。醋魚帶柄尤鮮美。風味依稀宋五娘。【五】武士夾車多顯貴。文人題壁半酸寒。湖山待遇惟公道。歡送歡迎平等看。

近日偉人游湖者夥。【六】水樂洞探誇耳福。虎跑泉飲滌心神。鯁生一樣能消受。肯把清游讓偉人。【七】勇退急流原不易。宣言下野口頭禪。騎驢湖上風誰繼。不見斬王七百年。【八】蔣劉彭左廟全無。一代功臣跡已蕪。不
及我鄉愈蔭老。小樓猶得占西湖。【九】御駕曾傳六度游。行宮巍煥壯湖陬。覺羅氣燄今安在。碧瓦黃牆一旦休。【十】子鶴妻梅林處士。高風千古絕躋攀。山庭倘厭來冠蓋。曷不移文效北山。【十一】覲顏我亦附西泠。風雅而今笑不經。頑石畱將遺像在。有人希冀史垂青。（西泠印社社友六十餘人社中石像均係社友之物故者）【十

二】幾條馬路關康莊。粧點西湖建設忙。爭似雙堤民力省。白蘇當日頌循良。【十三】傳家節鉞百餘載。立國江山十四州。保境安民傳盛德。表忠觀峙祀錢鏐。【十四】哀麟聲慘皖城中。秋士株連泣雨風。革命人才巾幗數。誰云兒女不英雄。（秋瑾墓在湖上近築亭顏曰風雨）【十五】城摧天保骨如麻。招得魂兮賦楚些。一姓一家于岳死。比將烈士國殤差。（湖上烈士墓皆攻天保城時陣亡者）【十六】錢妃創建湖芳蹤。零落金經付賈傭。共道夕陽無限好。一堆荒土覓雷峰。【十七】雲廊水閣稱佳人。茅舍荆籬不失真。底事洋房高建築。得毋唐突惱眉顰。

。【十八】廿年前事益酸辛。一代才人是美人。（女友某工書畫歿於杭葬於湖上未知其處）紅粉白楊空想像。墓田何處弔芳塵。【十九】淡粧濃抹自天然。西子西湖合比妍。慚愧王郎成薄倖。扁舟有約尙虛懸。（擬於湖上覓菟裘而因循未果）【二十】風景悠悠過眼忘。此游真似宿空桑。歸來贏得閨人笑。又有新詩滿錦囊。戊辰竹枝詞云。【一】看花走馬猶嫌疾。安步當車似最宜。領略湖上好風景。何須電駛汽機馳。【二】名山天下容他占。勢利縑流面目憎。游遍明湖湖上寺。不曾逢著一詩僧。（靈隱晤朗悟和尙據云某寺有一僧稍知屬句餘無所聞）【三】

峰來入世無飛日。泉冷因人有熱時。靈隱寺前猜後果。
無無有有佛難知。【四】湖壩買地營羅苑。曾不三年籍所
居。海外富豪悲失勢。也隨軍閥過爲墟。【五】可憐拋得
杭州去。振觸芳心喚奈何。秋月平湖終古占。教儂那不
羨姮娥。〔苑鄰平湖秋月迦陵夫人曾於此消夏〕【六】襖
衫高髻今難覩。裝束趨時學上洋。一式旗袍齊翦髮。大
開風氣大青娘。〔杭以女之未嫁者稱爲大青娘〕【七】自
由戀愛女權昌。開拓公園集合場。不慕神仙慕年少。湖
濱兩兩見鴛鴦。【八】女閭營業便行商。送往迎來傳舍忙
。陡訝一時都斂跡。首都禁令到錢塘。【九】南洋早括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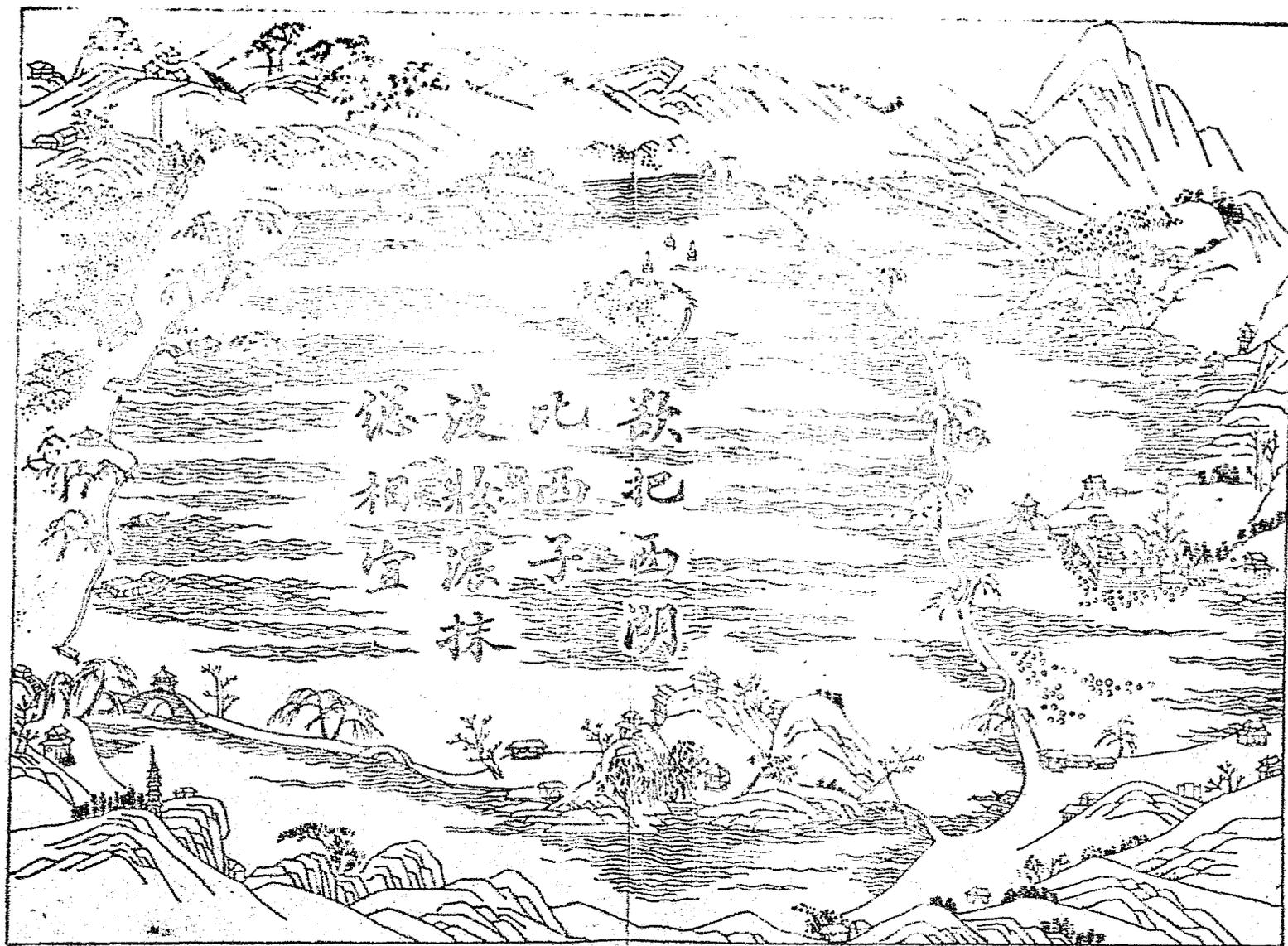
山費。晚歲西湖作主持。占得鳴琴蕉石地。九原難見采薇夷。（康莊）【十】霖雨缸盛子不少。井含雜質易生癩。自來水潔宜營作。不解杭人抵抗何。（此事宜招商承辦較易爲力）【十一】慢藏近事東陵鑑。公墓提倡有紫陽。何事蠶封崇夏屋。劉莊首創又汪莊。【十二】羊城道士大神通。洞築黃龍建設雄。絕似飛來小靈隱。三行瀑布顯人功。（黃龍洞）【十三】松毛場去可輿行。山路鉤連勢不平。一樣洞天稱福地。黃龍富麗紫雲清。（棲霞嶺）【十四】戒嚴一夕風聲緊。道路相傳論隱侯。要是當今游俠士。毀譽各半聽悠悠。（杭城聞沈被刺訊卽夕戒嚴

大索凶手）【十五】農夫亦有張睥日。田主誰憐喪氣辰。
二五減租本公道。宣傳須仗說書人。【十六】文龍巷畔感
滄桑。曾看槐花十度黃。笑指巍然師範校。雞蟲得失舊
爭場。（昔之貢院今改爲師範校）【十七】館列圖書十萬
編。閱無顧問等虛懸。可知國粹同芻狗。反讓東夷獨究
研。（杭有圖書館數處詢諸典守來觀者甚夥）【十八】愛
才好士推文達。棠蔭畱甘宦跡存。精舍淪夷同學海。湖
心幸有阮公墩。（話經精舍文達課士之所今已無存而阮
公墩尚在湖中）【十九】直言侃侃陳鴉害。民國居然有則
徐。打破禁煙寓征計。朝陽鳴鳳馬寅初。【二十】太丘蒙

吏皆時傑。不昧良心是主張。撐住東西孱浙局。大猷秩秩頌陳莊。（崧甫先生答書有良心不昧等語配懷先生亦遇事敢言浙人交稱之）【二十一】兩袖清風不染塵。蔡先陳後矢廉仁。審量民力籌財力。大體能諳兩計臣。（前財廳蔡君儉卿以清廉聞我鄉藹公繼其後與之濟美）【二十二】一官苜蓿天慳與。光復欣逢爾向隅。經史詞章高閣置。稻粱無計哭唐衢。（仁和唐健伯先生予之族姪倩也曾修浙志考據詞章均有根柢著述等身詩詞已付刊清季方選龍遊訓導未及履任而光復年逾六秩資私塾以餬口一家未能溫飽殊可憐也）【二十三】幾輩成名慨積薪。英雄

老去困風塵。吳山立馬呼天問。多少窮途慟哭人。〔二
十四〕莫謂新詩似打油。其中褒貶寓陽秋。湖山無恙英
靈在。知否歸生萬古愁。

完



歙 比 流 德
把 西 水 相
湖 西 子 溪
湖 抹 宜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初版

西湖叢話 (全一冊)

(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凌善清

出版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不 准 翻 印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大東書局

6

541983

22

